

晚
學
集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學 晚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 者 桂 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據式訓堂叢
書本影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
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覈之考據難元自出交
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旣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
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癸丑
年遂常見之於厯下叩其所學則固芟華秀采枝葉以
至根柢者也顧自謂所學者晚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
說然求之於經史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覈之
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
紙以應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學集烏
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況未谷爲此

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晚當必有辨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儀徵阮元

桂君未谷傳

天門蔣祥墀撰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訖以其行略來屬爲傳以傳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侯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

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故滇之邊邑未谷臥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烏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

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晚學集目錄

卷一 論 考

惜才論

關里考

小穀考

瀑水考

明堂月令考

薛君考

卷二 說 辨

千首非劍說

蔡中郎名字說

說雉

說隸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元瓦鈔辨

卷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玉篇跋

集韻跋

荷戈圖跋

董香光書畫冊跋

顏氏先友尺牘跋

牒鯨小紀題辭

書夏小正後

書陸氏詩疏後

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書廣韻後

再書廣韻後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卷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書漢書敘傳後

書馬援傳後

書魏志呂布傳後

書蜀志鄧芝傳後

書蜀志蔣琬傳後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再書諸葛亮傳後

書晉史地理志後

書北史蘇綽傳後

書隋書律歷志後

書風俗通後

書辨道論後

書文選幽通賦後

書文選風賦後

書聖教序後

書朱萬年守城事

卷六

書

上阮學使書

荅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荅周書昌說山東地脈書

與丁小雅教授書

與江良庭先生書

與龔禮部麗正書

上阮中丞書

寄顏運生書

荅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卷七 序 記 傳

顏氏墨考序

詩話同席錄序

繆篆分韻序

繆篆分韻補序

札樸序

刻空山堂遺文序

潭西精舍記

四鄉記

幼梧亭記

小忽雷記

周先生傳

郎太傳

顏節母傳

王節母傳

孫乳母傳

卷八

誌銘

墓表

墳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范君墓誌銘

王太宜人墓誌銘

顏君墓表

魏君墓表

王先生墓表

陳先生生墳誌

蘇道人生墳誌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鄧川祭瀾苴河文

祭元妻喬君文

晚學集卷一

曲阜桂馥著

論考

惜才論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
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
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
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卽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
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
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
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
徧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

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斂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余童幼失學長無師資及聞先進之論已過知非之年一經未通雖悔何及殷鑑不遠敢告來茲己卯五月自記時年六十

顧亭林云一號爲文人則無足觀矣余亦云一號爲

才人將不得爲學人矣

闕里考

顧亭林肇域志闕里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名閭百詩不從以爲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居閭說是也而謂春秋無闕里其名始於魯恭王宮之雙闕以疑家語則非矣闕里不在魯城內在洙泗之間乃設教之地知其然者檀弓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太平寰宇記曲阜縣洙泗二水南爲泗水北爲洙水二水之間卽夫子所居也水經注洙水入泗水亂流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

是謂洙泗之間矣又注泗水云泗水流逕魯縣分爲二
流水側有一城四門各有石闕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
洙濱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
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
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
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步餘馥案酈氏不
言水側爲何城而闕里在此城之北蓋卽此城之闕因
以名里故曰闕里從征記所稱北門謂闕里之北門非
城門後漢書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
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此則闕里之南門也古者城內亦
有里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之里而

闕里實魯城外之里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然則闕里猶孔里也從征記明言闕里背洙面泗安得引城內茅闕爲證耶然其誤始於唐章懷之後漢書注其注明帝紀云孔子宅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馥謂宅在歸德門內矍相圃之東北說自不誤又稱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其失太遠泗南爲魯城泗北爲洙水若闕里在歸德門內是背泗非面泗矣周禮面朝後市鄭氏儀禮注面前也闕里因夫子而傳其餘里名不見經典者尙多閻氏因左傳無闕里遂疑及家語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

信乎

閩百詩四書釋地闕里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馥案孔子生於昌平鄉杜預左傳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無所謂闕里泗水縣南五十里亦非孔子生處閩氏又云史晨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踞爾時闕尙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馥案闕觀謂漢魯王之闕非孔子廟前之闕靈光殿賦朱闕巖巖而雙立史晨將謁廟先望見雙闕肅然起敬也

漢書梅福傳云今尼山之廟不出闕里顏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馥案

猶言祀孔子者不出魯國耳後遂以今之廟庭爲闕里舊址蓋不善讀漢書者

晉書張軌傳魏嘉平中郡官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馥案此泉在姑臧城西故知縣邑亦有闕

論語闕黨童子漢書人表作厥黨此以聲近假借不爲義也

夫子有宅有教授之堂宅在魯城中恭王所壞者是也教授堂在闕里洙泗之間者是也

小穀考

泗水之北鳩山之陽有古城遺址卽魯之小穀也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城小穀爲管仲也杜

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馥謂杜依左氏爲說實誤也穀梁以小穀爲魯邑范甯以爲魯地故書法與城郎城中丘同例濟北有管仲井者乃齊地之穀非我之小穀昭公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此則齊地之穀齊桓旣爲管仲城之矣魯莊何爲復城之趙氏鵬飛謂左氏因申無宇之言而誤合爲一是也李氏廉曰齊別有穀文十七年盟于穀宣十四年會穀僖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取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侵齊至穀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有功左氏

於前後不合當從穀梁馥案穀梁但言魯邑而未指其所在泰山孫氏春秋發微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謂孫氏魯人終身學春秋其考必詳馥案漢以項羽頭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若馳其頭數百里而葬於濟北之穀城殊無謂矣

漯水考

尙書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漯天荅反篇韻作他

合反

漢書地理志浮于泆漯通于河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音它合反又溝洫志迺灤二渠以引其

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

川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

孟子淪濟漯而注諸海朱子

集注漯他合反並與濕音同說文灑字云水出鴈門陰

館壘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力追切

水經濕水出鴈門陰館縣屬注出于

累頭山案此灑水誤作濕水 濕字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焮

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厯長隄逕溫陰縣

北漢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水經注作濕餘水李賢注後漢書王霸傳引水經注又作溫餘水濕溫易譌溫陰

卽濕 灑濕二字音義判然不容假借玉篇灑字云通合

切水在東武陽說文亦作濕廣韻灑字云他合切水名

在平原濕上同据此二書是灑濕相亂已久欲求其故

思之終日廓然發矇蓋隸省焮作累非借灑爲濕古有

從灑之灑水初無從累之灑字後人省灑作累故不識

累之爲焮又因濕與溼混且不識濕之爲水矣案漢書

地理志平原郡灑陰應劭曰灑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

又高唐桑欽言灑水所出又東郡東武陽禹治灑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小顏並音它合反

通鑑注引後漢郡國志東郡東武陽濕水出又平原郡

作它荅反高唐濕水出又平原有濕陰凡前志潔字後志並作濕

前志亦有作濕者千乘郡溼沃水經作潔沃酈注引地

理風俗記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潔沃城

溼沃卽濕沃俗本字誤又案漢書或作隰襄楷傳平原

濕陰人注云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

縣西也說文言水出東武陽又引桑欽說出高唐者本於

地理志也地理志言禹治潔水至千乘入海者本於禹

貢孟子也然則禹貢孟子地理志之潔當如說文郡國

志作濕其作潔者從隸體也玉篇廣韻並小學家言反

以潔爲正字六朝文字多從變體是亦重於違俗者歟

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潔水又云天子飲

于漯水之上注云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沓

揚雄兗州箴濟漯旣通

鄭注尙書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青州涉濟漯

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水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注云河水于縣東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

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
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
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
又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
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
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
漯水以祭淑人是日祭邱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
水之上尋其沿厯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
蓋津流所出次于是間也俗以是水承於河亦謂
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
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

晉太康地記漯沃縣屬樂陵國

通典棣州蒲臺縣下云漢漯沃縣又云漯水在漢之

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
漂音他合反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漂今濟漂斷不相
屬敬宗對曰不言合漂者漂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也

元和志齊州臨邑縣漂水北去縣七里

黃度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
南漂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厯城以東
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濟在河
南漂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漂斷是
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

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於河耳

哀十年左傳於是乎取犁杜云犁一名隰濟南有隰
陰縣正義云犁卽犁邱也二十三年晉戰於犁邱知
伯擒顏涿聚廿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
之役而父死焉是犁一名隰本或作濕又二十三年
傳戰於犁邱杜云犁邱隰也釋文作濕云本又作隰
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並
作漯陰

韓勅孔廟後碑陰平原濕陰王宣

蘇衡等題名平原濕陰馬象

宗俱碑陰平原濕陰

漢郭巨石室畫像字平原濕陰邵善君

十道志引漢志濕沃屬千乘郡

魏書地形志樂陵郡有濕沃縣平原郡博平縣有濕
水

廣川書跋邯鄲頌醴散關之嶰潔徒朝陽之平煇潔
當作濕煇當作燥馥案孫叔敖碑下濕磽确皆古濟
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厯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
故道而自厯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
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
漯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所行則
斷爲濟水故道也

胡渭禹貢錐指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濱出焉河水又東逕鐵邱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

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

閻若璩四書釋地集注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支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潛邱劄記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鄆城又東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注于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通至臨邑復與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以隰爲溼字五經文字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以漯爲此字

說文繫傳今人不知有溼字以濕爲此字濕它合反水名非此也

爾雅釋地下溼曰隰陸德明本作隰云隰或作隰馥
案建成鄉侯劉靖碑鄭義碑武德于府君義橋碑隰
並作隰義橋碑益都隋殘碑題名顯並作顯凡此皆
變隰爲累景之證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溼失入反經本有作濕者音他
合反此乃平原郡之水名耳

顧炎武曰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
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隰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
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从糸乃隰之省而後人寫
作田誤也古人以濕爲溧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
東武陽入海从水累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

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
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
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竝作濕陰也地理志平原有濕
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濕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
僂注僂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
靖碑隰字作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武億金石三跋北齊少林寺碑顯字作顯說文焮從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後人轉寫日作田漢熊
君碑殺阮碑皆有之

荀子窮則弃而僂楊倞注云僂當爲濕字書無僂字
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馥案僂卽僂字說文僂懶解

揚僚改僦爲濕坐不識僦字也累焮互誤此亦足證
盧抱經曰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攷
古本是地泉温温濕形近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馥案此與濕陰譌作温陰正相同

宋書謝靈運傳使臣遵於原陞馥案此又誤以溼爲

焮

漢書王子侯表濕城侯忠顏音它合反馥案史記作
隰成卽西河隰成縣顏音誤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功顥宿著又云顥封受爵又
引詩顥顥令德集古錄云其書顥字皆爲顥按許慎
說文顥從焮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錢詹事大昕後漢書攷異云襄楷傳平原隰陰人也
注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隰
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卽濕水
也班志作濕陰按說文濟濕字本作濕隸省作濕燥
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爲燥溼字而以濕爲水名不
知濕爲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
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

宋寧州刺史爨君碑仁篤顯於朝野

益都隋殘碑題名李方顯作顯

說文灑水或曰治水水經注作濕水案灑俗作濕濕
亦作灑故誤爲濕

通雅濕潔顯顯以形相借

明堂月令考

周之月令出於明堂故僞明堂月令說文風俗通國語注皆引明堂月令漢書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三輔黃圖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故謂之明堂袁準正論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辨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禮含文嘉注天子孟春幸於南郊總受十

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後漢書律
厯志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
莫大乎月令蔡邕傳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
節迎五帝於郊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明堂月令唐會要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篇
帶以弓韞禮於禘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
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
馥案此皆言月令繫於明堂明堂之外別無月令今有
獻疑者謂明堂月令非禮記之月令馥證以舊說而知
其誣也鄭氏三禮目錄名日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之
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

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馥案別錄劉向作漢志所本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
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大戴禮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
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
堂盧注引淮南子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
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馥謂此卽明堂陰陽之
義鄭謂月令屬明堂陰陽蓋出於三十三篇此一證也
蔡氏明堂月令論月令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
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
崇文書目周書月令一卷
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
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

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月令問荅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馥案蔡氏以明堂月令周公作又言周官左傳與禮記通此二證也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日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通典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並周制唐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厯馥案

四家皆以月令爲古月令此三證也隋書牛宏傳今明
堂月令者鄭元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
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
十三卽此也東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
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
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馥案牛氏
稱今明堂月令鄭元云云卽指禮記月令此四證也王
應麟玉海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
周公鄭元高誘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周禮夏官牧師
注云月令秦時
也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

復有增加馥案禮家指小戴此五證也徐鍇說文繫傳

人部儂字傳

明堂月令卽今禮記月令未刪定前也古天子

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故曰明堂月令此六證也隋書經籍志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惠氏棟謂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七證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今禮記月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馥謂是說尤爲明顯此八證也或疑諸書所引明堂月令不盡見於禮記此則古今本各異耳或又疑鄭注所稱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案今月令卽漢之四時令又稱五時令亦班於明堂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軍三

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成帝詔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元帝詔有司毋犯四時之禁侯霸傳每春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此皆鄭所謂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也

堯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尙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榘注云赤帝燁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周書洛誥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
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
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
屬馥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
帝少皞冬帝顓頊是爲五帝蓋明堂原主五行四時
而月令卽從此出故曰明堂月令

禮記月令官有太尉又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皆秦制
馥謂呂不韋或改周之舊文以合秦法也季秋云爲
來歲受朔日此以亥月爲歲首矣孟冬又云乃祈來
年於天宗亥月而稱來年豈秦制乎季冬又云天子
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代來歲之宜丑

月言來歲豈秦法乎又云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秦改封建爲郡縣安有同姓之邦乎說文引明堂月令歲將饑終月令作數將幾終蓋秦以亥月爲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皆非建寅之時後人謂與周秦不合改歲爲數不知周亦因於夏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日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案此條重見

禮記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引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皆與月令文同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鄭注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韋彪傳建初七年盛夏多寒上疏以爲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謂時令卽今月令陳寵傳亦稱時令注云月令也

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徵刑始驅牖以順天令此是漢月令鄭康成稱爲今月令者是也

案漢景鸞宋戴暉皆有月令章句諸書所引章句多
不舉姓名未必無景戴說也

薛君考

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略薛夏字宣
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馥謂薛
君之稱由此起或據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
德之曾孫方邱字夫子謂章句爲方邱作案方邱西漢
人終漢之世稱韓詩者未有道及大可疑也

晚學集卷一

晚學集卷二

說辨

干首非劍說

吾友程君易田作桃氏爲劍考並圖古劍六以其短小定爲下士所服余竊謂非劍也殆干首歟曾目驗十餘器其制與圖略同案考工記臘廣二寸有半寸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今程君所圖其莖圍僅及臘廣之半且短不受握余故謂非劍何以知爲干首也莖中有陽起兩市其閒卽注旄處底有小洞所以接干今官衛門坐槍俗呼標槍干首兩刃中脊隆起卽此制特易銅爲木耳安邑宋芝山有一玉器形制同而短小是古又以玉

作之玉之不中爲劔明矣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李巡
曰旄牛尾著干首說文旌析羽注旄首徐鍇繫傳曰其
竿頭綴以旄牛尾也孟子大夫以旌趙岐曰旌注旄干
首者釋名綬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榮榮然也
詩韓奕淑旗綬章正義云綬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
共爲一竿鄭康成注夏采云綬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檀
上又注明堂位云綬爲注旄牛尾於杠首廣雅天子之
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士三仞馥案杠亦干
也旄牛尾卽犛牛尾說文犛犛今本誤作犛牛尾也孔甯子
犛牛賦云旣作表於禮樂又爲容於軍旅唐書哥舒翰
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凡此皆注

旄干首之證但干首形狀諸書無文幸古器猶存今門坐槍雖易以木尙沿舊不變此可通古今之郵以解經傳干首注旄之制惜與程君間隔千里不得質以鄙說也

按干亦用以擊刺故以銅爲首有鏃有刃說文箭字訓云以竿擊人也左傳舞韶箭者尙書舞干羽于兩階皆干舞也

司馬達甫舍人藏一器與程氏圖同有款識可辨者四字曰作其永用馥謂其卽旗古文省也

程氏引莊子吹劔首者映而已矣以莖頭之孔爲可吹名曰鐔馥案司馬彪注云劔首謂劔環頭小孔映

然如風過是司馬以爲穿透之孔非干首有底之孔且鐔亦非劔首顏師古漢書注云鐔劔口旁橫出者是也

蔡中郎名字說

後漢書列傳蔡邕字伯喈或謂喈鳥鳴聲其名當作雝取義於雝騾也馥案作雝良是但非取於鳥書無佚言乃雍鄭注時有所言則羣臣和諧詩周頌有來雝雝樂記雝雝和也爾雅釋訓靡靡優優和也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北史刁靡字淑和辛少雍字季和唐邕字道和南齊書姚道和字敬邕魏書趙邕字令和江表傳顧雍少從蔡伯喈

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雍與伯喈同名由此吳錄雍字元歎言爲蔡邕之所歎因以爲字蜀志簡雍字憲和顧簡二名皆作雍字是取雍和之義和當爲龢中郎當字伯龢說文龢調也龢樂龢龢也或難曰釋詁關關嗶嗶音聲和也郭注云皆鳥鳴相和釋訓嗶嗶喈喈民協服也郭注云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此亦非爲鳥言邪馥荅之曰詩關關雎鳩雎雎鳴雁雖狀鳥聲仍取和鳴非謂關關雎雎專施之鳥而不容別屬也惟卷阿之雝雝喈喈乃象鳳鳴尙書大傳引逸詩鳳皇喈喈是也若因鳥聲以爲表德何不字伯關邪言非一端字非一指自龢體假借讀

者望文生義遂使古訓拘而不能通矣

唐嵩陽觀碑致邕熙潘尼釋奠頌穆穆焉邕邕焉

文選笙賦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李善注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

說雉

皇侃論語義疏云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系

丸而彈謂爲繳射也

丸以石爲之玉篇磻以石維繳也說文磻以石箸雉繳也纂文磻射

石也西京賦磻不特絰往必加雙薛綜注沙石膠絲爲磻楚策被磻磻引微繳姚伯聲注磻以石維繳也謝靈

運山居賦絳綸不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自

注云八種皆是漁獵之具磻或作箸廣韻箸纜繳石史

記楚世家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箸新繳

集解引徐廣曰以石傳弋繳曰箸又或通作婆後漢書

馬融傳簞一云取一枚長一二尺許以長繩系此枚而

婆飛流

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

蜀都賦枚孤施今繳繳出即夏官司弓矢所云蒹矢鄭

注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司弓矢又云田
弋充籠箠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籠也矰矢不在箠者爲
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侃案鄭意則繳射是細繩系
箭而射也馥案說文繳生絲縷也矰雉射矢也雉繳射
飛鳥也飛者乃可施繳漢書貨殖傳矰弋不施於徯隧
是也論語弋不射宿言但繳雉飛者而不矢射宿者宿
即無所用繳矣易林鵠求魚食道遇射弋矰加我頸繳
縛兩翼是雉者以短矢引繳迎鳥首而射之繳縛鳥下
來也繳所以縛鳥者說文繳繳也馥謂當爲繳繳言
繳既高而布繳慎子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曹植羅

繳雁賦播繳繳以凌雲播卽布繳也繳所以高而布繳者矰所系如網之綱其緒少少緒目以漸而生生則目繁繁者爲少者所牽眾目俱張網當一面鳥乘風力翼難猝斂進爲所覆退爲所纒矣惟銜蘆者能避之抱朴子智禽銜蘆以避網說苑銜葭而翔以備矰弋鷦鷯賦徒銜蘆以避繳淮南修務訓夫鴈銜蘆而翔以備矰弋高注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是也說文鵞雉射收繁具也觴下訓同鷩射具集韻鷩所以盛雉說文鷩雉射所蔽者也此雉射之大略也汲冢書有繳書二篇

洪武正韻繳生絲縷弋箭著之以冒禽足謂之矰繳又云矰亦作矰三輔黃圖次飛具矰繳以射鳧雁箭

有綸者曰繳繳卽綸也

夏官司弓矢矰矢莠矢用諸弋射馬注繳繫短矢謂之矰鄭注矰高也莠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又田弋充籠箭矢共矰矢注云矰矢不在籠者爲其相繞亂

吳語白羽之矰韋注矰矢名以白羽爲衛

楚詞九章矰弋機而在上兮王注矰繳射矢也

呂氏春秋真諫篇荆文王得宛路之矰高注矰弋射短矢

漢書司馬相如傳微矰出繳繳施顏注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系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

西京賦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
龍薛注繳射矢長八寸名矰其絲名繳挂矢絲挂鳥
上也馥案八寸短矢欲其高飛非弓力所能須用弩
故慎子言弩弱矰高楚詞言機而在上機謂弩機

淮南覽冥訓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高注蒲且子
楚人善弋射者馥謂連者以繳牽連之子虛賦弋白
鵠連駕鵠

說隸

作隸不明篆體則不能知其變通之意不多見碑版則
不能知其增減假借之意隸之初變乎篆也尙近於篆
旣而一變再變若耳孫之於鼻祖矣又若水之同源異

派矣又如酒之脫卻米形矣如圖變爲圖再變圖圓
莽變爲尪再變麥表息變爲怒再變念念葍變爲葍再
變非黍變爲黍再變柔典變爲典再變典表變爲表
再變衷表尚變爲罔再變罔其變爲其再變其其希
變爲希再變希需變爲需再變奕馬重變爲重再變重
重變爲享再變享阜雲變爲雲再變雲雲盈變爲盈再
變显网變爲网再變凹冈自變爲巨再變巨早昇莊變
爲莊再變莊棄變爲棄再變棄棄美黍變爲殺再變殺
殺嗣變爲嗣再變嗣嗣惡變爲惡再變惡惡革變爲
革再變革革屬變爲屬再變屬屬凹變爲曲再變曲曲
曲馬變爲焉再變焉焉崑變爲煮再變查查盈變爲盈

再變盈盈益益世變爲世再變世世世帶變爲帶再變帶
帶帶羸變爲羸再變羸凡此皆先變于篆後變于隸
者也至若厚作厚變從享飭作飭變從方又作飭變從
芳冥作冥變從宀又作冥變作穴從目審作審變從巴
遯作遯變從豸畱作畱變從畱與壺之下體無別罕作
罕變從宀我作我變從土從戊恢作恢變從彡又作廡
變從广段作段變從殳又作段變從文響作響變從石
又作韻變從景整作整變從來畝作畝變從文覽作覽
變從臨斂作斂散作散皆變從殳漁作漁變作品贛作
贛變從貢刺作刺變從夾習作習變作母鼻作鼻變從
卑翳作翳變從夾貴作賣變從十拜作拜變從辛顛作

顛變從夕又作顛變從夕美作弄變從卅禦作衛變從
行從去又作衛變從宗御作御變從先體作體變從身
載作載變從攷直作迺變從面從彡賁作賁變從立翰
作翰變從翕薦作蓐變從屮掾作倅變從人馥作馥變
從口從父鑿作齧變從齒又作鑿變從由辟作牒變從
素跗作躡關作關皆變從翕攜作攜變從雋僦作僦變
從寸截作𠄎變從乚莠作舉變從季莠作峯變從手報
作軟變從欠歡作歡飲作餽皆變作反量作暈變從章
岡作𠄎變從正𠄎作𠄎變從艸梁作梁變從爻覈作覈
變從雨𠄎作𠄎變從糸筆作樞變從木遷作遷變從升
僂作僂變從衣棘作棘變從來濕作濕變從果默作默

獻作敲突作突獸作敲皆變從戈猶作猎變從音琴作
琴變從丩鹽作鹽變從田難作黠變從黑緝作緝輯作
輯揖作揖皆變從胥闕作闕變從羔寔作寔宇作宇宦
作宦室作室牢作牢寵作寵皆變從宀取作窠亦變從
宀邦作邦變從羊術作術變從米驗作驗變從禽稟作
稟變從回緩作淡變從水鄭作鄭變從尊醫作醫變從
取歸作歸變從是彪作彪噤作噤皆變從雨靈作靈變
虍又作靈變從里農作農變從西覃作覃變從曲曲作
曲變從川善作善變從艸羸作羸變從立并廬作廬庄
作庄床作床膚作膚庾作庾皆變從疒鴈作鴈亦變從
疒厲作厲厥作厥壓作壓皆變從广際作際變從蔡較

作軟變從欠又作駁變從夂彪作寗變從雨從尢舉作
臯變從羊又作罍變從四下羊此皆隨勢更移但求補
空作姿不守偏旁者也又若龜之爲龜又爲龜嶺之爲
舊甾之爲甾塗之爲塗暫之爲暫堦之爲堦廌之爲廌
裝之爲裝礙之爲礙載之爲載此非後人所敢杜撰者
也又若以祖爲俎以柜爲矩以浩爲昊以旌爲精以術
爲述以夏爲暇以皇爲黃以踴爲踊以伎爲暨以氏爲
是以墨爲默以充爲衝以衙爲禦以殷爲隱以公爲功
以顛爲旻以覲爲眈以緇爲袞以沂爲涯以棄爲看以
植爲特以礫爲磊以羊爲陽以凱爲楷以汁爲叶以充
爲吮以紅爲江以僮爲幢以虧爲戲以彝爲夷以資爲

盞以黎爲黎以緇爲黼以綦爲淇以熹爲熙以偶爲隅
以菰爲孤以犁爲黎以胎爲胎以煙爲禋以仁爲人以
薰爲勳以畔爲槃以渠爲詎以表爲充皆假借也氣艸
不合於隸體以氣代气以草代艸又以饑爲氣以皂爲
草此皆不得已之更代也隸固出于小篆而亦兼用古

籀如峇

時

櫛

野

式二

凸

曲

詒

哲

育

克

裁

秦

籟

典

羽

番

蠡

逢

遄

復

冢

家

蚌

露

運

動

皆古文也

屯

中

瘞

瘞

遲

遲

辟

辟

辭

辭

匱

匱

墜

地

寤

寤

皆籀文也

隸趨簡易

又尙茂密

故有增

減之法

如瞽作春

夔作夏

黽作電

睂作眉

匠作正

書作

虞作

虞作

虞作

虞作

書虞作虞 纛作無 芻作芻 襄作襄 靄作雷 霽作霽 臺作
享爰作爰 牽作牽 絲作絲 害作害 蚤作蚤 香作香 齋作

𠂔自作呂邑作𠂔凌作𠂔慶作慶舟作舟幽作幽金作
金蠶作蠶復作復桌作栗𠂔作𠂔𠂔作𠂔𠂔作𠂔𠂔作𠂔𠂔作𠂔
趨簡易也土作土久作久才作才木天作天氏作氏王作
王雙作雙席作席隊作隊邦作邦增也求茂密也古文
從省如卽位作卽立諸侯作者侯隸體亦爾如譜作謹
傳作傳雙作雙阪作反汶作文瑚作胡圖作圖皆省文
也蓋篆有定體隸無專形繩以六書輒苦拘礙張謙中
因篆書無庵字以隸寫之此則兩體各得其當而知變
通之意者矣

陳啓源曰古籀之文一亂于斯再亂于邈而邈又甚
焉原其變隸之初務在去煩趨簡往往曲爲遷就以

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姑舉
一二言之如朋形異鳳履義非舟言失帛聲父無杖
惜奔走殊天趾之形并衰異垂毛之象戎早離于甲
義舜鄰去其炎文本紆而今直者支木干求之首本
析而今連者葦垂尾並之身以致孝季難分茲茲易
溷變億而爲億改繆而用終更畱而作函舍昂而取
厚勸還作壽藥乃爲乘庚形正而反偏出體衰而顧
整惟諧俗目莫覩原文至于施作偏旁尤多譌舛如
立心疑小挑手似才去首如云艸頭敵甘易爲升
在奉春則溷大在昇并則溷丁省巴爲下於御叩則
疑邑於遷卷則疑己息訛緬從凶畏鼻鬼從由而同

作田尉與窆從火緇帛從巾而並作小郭之辜淳之
辜皆爲享字恆之舟画之回俱作日形似四而非四
者鑿之皿賣之囧與罹羈之罔舉曼之目似西而非
西者臯之鹵覆之而與遷輿之凶桌桌之鹵又勺之
与句之与與勺相類弘之乙旨之乙與△不殊又支
似文肉舟如月敷以方而易寸躬去吕而從弓墓作
董耒作耒自作匕夕作力俱就約而舍多帛爲布帛
爲有必爲灰嘗爲耆並移右而居左誰分中市莫辨
口口凡此僭差難勝指摘者也

葉大慶攷古質疑古今之字不同固有自繁而之省
亦或增少而爲多不可概論也以周禮考之太宰八

灋後世以爲法司樂雷鼓後世以爲雷籥章之歛籥
後世以爲吹以至簪人之九簪太祝之九摯皆易之
以筮與拜焉其他如以靡爲雍以善爲善以穌爲和
以蠶爲蜂以鼃爲朝以僂爲仙與夫寵寵蠃蠹之類
皆省于後也以漢書考之尉安之尉或加以心萬幾
之幾或加以木造耑之耑或加以立以至禮志之少
木幽通賦之東叢皆易之以草與鄰焉其他如論語
之知增而爲智周易之无增而爲無以莠爲敷以兒
爲貌以馘爲繫與夫昆侖夫容毒冒武夫之類皆增
于前也夫自繁而之省無非取其傳寫之便易增少
而爲多抑果何說耶馥篆篆變爲隸不能不改易以

就其體所謂勢窮則變也卽如箸擗鼉鼉之煩重中
从厶之簡約在篆則無嫌於隸則不類故削煩增簡
破篆之拘牽就隸之通便祇求合乎體勢不顧乖於
形聲豈好改作不得已也比如遯字篆作繻隸安能
從故改作遯猶嫌遯不便於隸又改作遂則易於下
筆取勢矣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
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列傳斯上書曰田常爲
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以於庭卽殺簡公於朝孔子家
語七十二弟子解宰予字子我魯人仕齊爲臨菑大夫

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
子史記齊世家載田常事又以子我爲闕止一人之書
互相刺謬如此馥案此非太史公之私言蓋沿龔舊說
而無所裁擇也以爲闕止者本之左氏以爲宰予者本
之呂氏也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篇云齊簡公有臣曰
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
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
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
宰予於庭卽執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
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此史記之所本也或曰家語出於
孔安國豈亦本呂氏耶曰今家語非安國本乃采摭史

記荀子大戴禮國語左傳而成者其弟子解則本之史
記弟子列傳也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
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
卽顏所云今所有家語其非安國本明矣小司馬索隱
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田
闕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是則不易之論也夫

韓非難言篇宰予不免於田常

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
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

之也

馥案右二說與呂氏春秋誤同

困學紀聞引龜山楊氏曰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子亦何罪焉當是時有關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

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按左傳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闞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誤矣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真與田常爭也豈不寃哉

范起井觀雜說古者有兩子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

苗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

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

作家語

王肅

注家語

爲司馬

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闕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於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令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於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於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

直事核博物洽聞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尙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元瓦鈔辨

元瓦鈔一定橫列至元通行四字闕寶鈔二字中有壹貫字左右蒙古字庚子四月吾邑時家莊民掘井得之考元戶部尙書武祺所著寶鈔通考知爲民間僞造其說有三按通考至元十三年戶部呈自中統元年鑄造鈔板元用木頭作樣如今年深風裂損壞臣等議得都改鑄作銅樣與木樣一般更堅久壞不了有奏奉聖旨准是則官造鈔板或木或銅不聞以瓦其僞一也通考又載彫刊板樣赴內府都省官及參議府左司官逐一

子細呈看過奉都堂鈞旨於畱守司等衙門遴選人匠彫刊依太史院選定日期鑄造凡印過板面先令監印官封訖取據鑰匙交中書省左司封是則國寶慎密安得流落民間其偽二也通考又載至正十年擬造中統文寶交鈔其板面邊闌花樣字貫各隨鈔例從宜製造以防挑剗揭補之弊元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係漢字篆文今添蒙古字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字壹貫元單雷文今擬蕙草伍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寶象花叁百文元斜角雷文今擬四角雷文貳百文元蕙草今擬椽樓花壹百文元四角雷文今擬萬字伍拾文龜背鎖子貳拾文芙蓉花壹拾文草苓芝是則官造花文字

樣俱極精巧此瓦樸野殊不類其僞三也元制僞造通行寶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定仍給犯人家產律雖從重而民不畏死蓋弊多則法嚴法愈嚴則弊愈生自然之理也況自泰定以後廢平準轉支之舊規鈔法大壞國用民生公私交困而欲人不犯科野無私造豈可得哉

晚學集卷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釋名署云漢北海劉熙成國撰按吳志韋曜傳

裴注曜本名昭

史爲晉諱改之

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馥案曜付獄在吳鳳皇二年是時釋名始得傳布固疑熙爲季漢人又按蜀志許慈傳慈師事劉熙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

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又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馥按熙爲許慈師又與鄭康成同時其爲建安人明矣

洪亮吉日釋名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考據家並云漢無安南郡今考晉書循吏傳魯芝當魏時行安南太守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日南郡正屬交州則舊本不誤

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馥案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不載珍所撰

玉篇跋

字林既不可見幸玉篇猶存又爲宋人所亂然有足證

說文

汲古閣刻本

之誤而補其闕者今以大字先具說文下

以細字繫玉篇條分而疏之恤收也

救也 忱不動也

動也

惕敬也

懼也 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驚也與懼合

訥頓也

鈍也

訓譎也

引作詛也

訥說也

訟也

駁窳駁

引

作室穰

欵訾也

皆也

繫監持意口閉也

監作堅

造迹造

也

造也

返怒不進也

驚不進也 案繫傳怒不進也一

曰驚也

述前頓也

述前頓也 案說文別有述字此又誤

篆作述

逡復也

復也

瘕女病也

从病

窳小鼠

小鼠聲

櫛

工官以爲奐輪

奐作輓案即輪字

梳黃木可染者

梳黃

木實可以染廣韻亦作梳

杪相高也

木忽高也 案本作

相音呼骨切說文形誤玉篇聲誤

邙河南洛陽北亾山

上邑 亾作土

郇周武王子所封國

郇伯文王子也

葦河

東聞喜縣

縣作鄉

儻精謹也

謹作諄

僭假也

引作僭也

值措也

引詩值其鷺羽值持也案韻會引說文持也

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

人在下

媠媠也

媠也

嬖便嬖愛

也

引作便僻也春秋傳曰賤而獲幸曰嬖案玉篇凡引

左傳皆稱左氏今稱春秋傳乃說又原文今闕

項頭後

也 頸後

眈目有所恨而止也

恨作限

覺注目視也

目駐

視也

聞知聞也 知聲也

台山閒陷泥地

閒作澗

舌在口

所以言也

引作在口中所以立言者

齧齒堅聲

齒作齧

齧齒堅兒

齒作齧

揜急持衣揜也

急持衣揜行也

揜推

也 摧也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亦作摧也 眇涓目也 眇

目也眇視兒引孟子眇眇有讒

柵編樹木 樹作豎 藍瓜

菹也 藍作濫 蕲江夏有蕲春亭 縣名 莪艸大也 作莪引

韓詩荊彼甫田 羹賦事也 賦作賤廣韻同 弓艸木之華

未發弓然 華下有實字 瓜瓠也 引作蘇 稻春粟不漬也

漬作潰繫傳廣韻同 官飯剛柔不調相箸也 飯堅柔調

也今作適案不調當為才調 醜列也 作烈 皿飲食之用

器 作飯食 斜杼也 犛杼也 並作杼 彊弩滿也 作滿弩繫

傳同 毀繇擊也 古衣袂如此 遙擊也 古為投 登斧穿也

斧空也 釋文引說文作空 敵繫連也 擊連 瀕水出南陽

舞陽 舞陰漢志亦作陰 濂中絕小水 大水中絕小水也

涸或作澗澗 經赤色也或從貞或從丁或作涿涿 棗之

汁涿或從正 經下重文 涿 涿 二字 涿 涿 別屬水部 涿 側

加切 涿 涿 也 又棠 棗 汁 涿 耻 京 切 赤 也 案 趙 宦 光 說 文

長 箋 亦 謂 涿 涿 非 經 之 重 文 圻 地 垠 也 圻 垠 也 案 一 切

經 音 義 引 說 文 地 垠 垠 也 塋 墓 也 墓 地 案 廣 雅 塋 域 葬

地 也 禡 道 上 祭 強 鬼 也 道 上 祭 也 案 韻 會 引 繫 傳 強 鬼

也 禮 記 郊 特 牲 鄉 人 禡 鄭 注 禡 強 鬼 卹 左 馮 翊 高 陵 左

馮 翊 高 陵 有 卹 亭 顛 面 色 顛 顛 兒 顛 面 急 顛 顛 也 顛 同

上 案 廣 韻 顛 說 文 曰 面 色 顛 顛 兒 顛 上 同 瞽 星 無 雲 也

日 出 也 案 增 韻 引 說 文 日 生 無 雲 也 史 記 封 禪 書 至 中

山 曠 溫 韓 詩 曠 日 出 也 說 文 合 日 生 二 字 作 星 朧 朔 而

朧 朔 而

月見東方謂之縮躬

作躬從肉

外遠也

引作表也遠也

髀齊謂多爲髀

楚人謂多也

徑大也

作豨廣韻同

柴臙

大也

曠大聲也

表炮肉也

炮炙案廣韻引說文炮炙燿

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曰司燿行火之政令燿

或從巨

燿古亂切舉火也烜況遠切火盛兒案周禮夏

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

於日司燿司烜分屬司馬司寇所掌各異說文取火於

日官名本烜字訓誤在燿字下烜非燿之重文

焚於湯

中燻肉也

温也湯中燻肉也案廣韻燻與焯同哀十二

年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云尋温也中庸温故

而知新鄭注温讀如尋温之温

履善丹也

美丹

棧尤高

也 危高兒 厓山邊也 水邊 厓峯也 山石下案峯當為厓

厓石地 厓反也 厓也 礧厲石也乎加切 礧都亂切釋文

亦作礧 衰書囊也 纏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說文纏也

今說文僅存書囊一訓脫去纏訓 廬大鹿也 大廬案廬

廬屬 獠鼠屬 猿屬案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禺屬廣韻似

猿 閹今閹 含閹鳥 鮪魚名 繫傳一曰薄鯨玉篇鱗浮魚

一名江豚欲風則踴王隱晉書夏統常學戲船登舟作

鮪鯨之狀 螟蟲食穀葉者 食苗心蟲 蝓渠蝓 蝓與蛭同

蛭蝓啖糞蟲案集韻引說文渠蝓蝓 質庸也 傭也 鞞龍

頭繞者 龍作籠 鞞鞞內環鞞也 鞞作鞞 總帛青色 青白

色案徐鍇說文韻譜同 紩紩也 紩也 紩織絹从絲貫

籽也

織緝以絲貫籽也

袂襲袂也

襲袴也

褚製衣

裝衣

也廣韻同說文複褚衣顏師古急就篇注褚之以綿日

復漢書南粵傳上褚五十衣注以綿裝衣日褚

跌蛇惡

毒長也

蚤也蛇毒長也

禿上象禾粟之形

粟作黍

廼丸

孰也

丸屬也

醯孰籜也

熱麴也幽也

醢酒也而容切

醢

重釀也汝吏切廣韻同集韻醢酒也亦曰次釀

酣酒樂

也

樂酒也

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

卒也卒度也

度其量不至於亂也

醒醉而覺也

醉未覺也

凡此皆說

文誤玉篇正也又如胸脯挺也

韻會引繫傳作脰玉篇

脰脯胸也今說文無脰字

脰覺也

脰膏脰膏脰今說

文無脰字

謔嫁也

謔也謔謔也今說文無謔字

徻从彳

諤聲 說文言部無諤字玉篇諤言也 列子釋文引說文

痠疼痛也 痠痠今無痠字 椋即來也 椋椋也今無椋字

娵娵鹵貪也 鹵作櫛今無櫛字 韻會顛字引說文詩猗

嗟顛兮顛眉目閒也 玉篇同今無顛字 鑿讀若左傳鑿

而乘他車 今無甃字玉篇甃一足行也 肖振肖也 振肖

也胙春胙也今無胙字 槍槍攘 今無攘字玉篇攘道木

也廣韻同 麩麥末也 麥麩也說文糶麩也今無麩字 戩

戩也 今無戩字玉篇引埤蒼戩戩也 砥以石扞繪也 扞

作研研礎也廣韻同今無研字 詩曾不容刀釋文引說

文作駟正義引說文作駟 今無駟二字玉篇駟音彫

詩黍離釋文云離說文作稭 今無稭字玉篇稭長沙云

禾把也

郭璞爾雅序釋文引說文礫小礫石也今無礫

字玉篇礫礫石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礫柱下石今無

礫字玉篇礫柱下石

藝文類聚引說文馭馬臥土中馬

轉臥土中今無馭字廣韻馬上浴當作馬土浴

初學記

引說文有僕字

僕特牛也案說文特朴特牛父也朴當

作僕今無僕字

獯秋田也

獯秋田也璽爲藺之重文爾

雅釋文獯說文作藺本是重文璽釋文誤作正文藺今

無璽字

彘獸也

獸似狸又彘生冀切獸似狸又狻狻狻

也或作彘狻乙郎切引爾雅今江東呼貉爲狻狻爾雅

釋文狻烏郎反狻山吏反引字林狻謂之狻案石鼓文

有彘字今說文闕狻卽彘字隸書夬夬易誘音隨字變

辭从辵省聲

今無辵字玉篇辵周也案周當爲同方言

辵同也

輶車温也

車輶輶裏也今無輶字

玉篇詁說

文誤同今說文無誤字凡此皆說文闕玉篇存也毛詩
駟釋文云說文作駟同玉篇駟爲正字駟同上與釋文
合今說文駟下引詩四牡駟駟別出駟字引詩在駟文
野後人所亂此又說文失而玉篇得矣

洪亮吉日案玉篇邑部不載郢字疑屬脫文又案今

本說文菽艸大也卽係葑字之譌爾雅釋詁葑大也

陸德明音義引此云艸大也可證說文又別出葑字

云艸木倒乃後人誤增耳又案史記索隱引許慎准

南王書注晏無雲也則霽晏本一字合訓分訓皆得

集韻跋

曩在京師與戴東原先生居相近就談文字先生每取集韻互訂謂余曰集韻增韻不背說文差可依據余時有曹棟亭揚州刻本文多謬誤嚮譌爲沸南少昊譌爲省天因屬陳君煢校讐未及終卷又屬程君敦與說文對勘亦不完及余官長山乃得與增韻并了之益信戴君言不誣也說文鼎部𩑦字云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一聲周禮廟門容大𩑦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案此乃𩑦字訓誤以𩑦當之而脫去𩑦字金部鉉字云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𩑦當云禮謂之𩑦𩑦从口聲讀若局今諸書無𩑦字增韻青部有之訓爲舉

鼎具與錫部之鼎音義各別既解說文之惑又補廣韻

之闕以視徐鉉不自曉其名者相去什伯矣

徐於鉉下不知鼎爲

鼎之

誤說文艸部藿字云蘆艸也集韻引作藿艸詩藿茶

如節正義引廣雅藿也則藿艸是也說文糸部紬字

云絳也六書故作降集韻引作縫也玉篇紬紩也史記

趙世家卻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亦縫紩之別

名則作縫是也此類不可枚舉當其時字林韻集埤蒼

纂文字書三蒼解詁李舟切韻諸書尙在故所收極博

良足霑溉後來然其錯謬往往而有則以眾手所成不

無粗略增韻出於一門父子故少違失然吾終以集韻

爲大官增韻賣餅家耳

集韻之謬略舉數字東部鍊云方言輶軼趙魏之間
曰鍊鏞案曹憲於廣雅音諫非從東也屋部棟云赤
棟水名案爾雅赤棟郭音霜狄反非從東也沁部馱
云鼠名案說文馱鼠屬从宀而隴切非從宀也覺部
盃云杯也案玉篇盃杯也魚下切非從足也霽部紉
云放也案說文从圭迂往切非從圭也侵部軫云紡
車案說文從圭巨王切非從壬癸之壬也

荷戈圖跋

萊陽姜如農先生有荷戈圖先生在明季官禮科給事
中時閣臣周延儒大貪婪御史有長安金貴之疏延儒
懼欲脫已罪乃具密揭進上謂皆言官所爲上因申諭

曰言官以言爲職緘嘿不言及言而未當俱屬溺職諸臣中有大姦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諭下廷臣疑懼先生毅然上疏謂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所見而云然乎或於章奏知之耶抑出於聖心之懸揣耶此皆大姦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己而思以陷之推其心以爲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陛下之怒不激陛下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不箝言官之口不能遂詭邪之謀臣恐人效寒蟬壅閑主聽誰復肯爲陛下言者上覽疏大怒下北鎮撫司勘問欲賜死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

改下刑部命於午門外杖一百此崇禎壬午事也甲申正月閣臣某督師山西上行推轂禮某爲先生求解報可二月一日譴戍宣州衛未至戍所而明亡烏呼先生爲此圖蓋不敢廢君命也其赴戍詩云垂死承恩譴天威咫尺問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還袞職猶思補龍髯竟絕攀先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此亦足見其志矣余述先生被譴事迹書於圖尾使觀者得以考焉

董香光書畫冊跋

同里顏異我先生爲言明季家滋陽城破亂兵入室拔刀斫油筒濺汗書畫董香光冊子亦被斲後重裝於京師此吾家世傳之物也何時不謹失去言未旣泣然流

涕閱三十年余官長山於袁比部萬塘許遇之叩其從來乃章邱焦樸村太守購於骨董家贈袁者漢村子綠軒聞余述顏氏舊事相與歛歔感此冊之遭也又數年顏以董書請易綠軒實左右之袁敬諾於是此冊復歸於顏嗟乎當滋陽被兵時忠烈死難於河間孝靖跛走於歧路國破家亡雖有名書畫誰顧之當此冊被宛時求如馬鞍刀室而不可得又誰顧之迨承平既久其子孫則垂涕而思之矣一物之微輕重存亡隨時升降如此既見厄於兵又見壞於盜展轉流亡終歸故主豈與顏氏憂患安樂固結而不可解耶綠軒周旋其間使顏袁各行其意是亦此冊之魯仲連也夫

顏得前明趙公用賢兇鱷趙之苗王槐求於顏慨然歸之今顏能得於袁者乃顏能德於趙者也附記

顏氏先友尺牘跋

副啓肇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鳳翼云正啓多莊語或有

機密則具副啓謝氏湖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

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

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宜不具

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

之別然則拘俗不踰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

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白歐蘇黃呂以

及方秋厓盧抑南趙清曠始有專本攷其踪跡可以證

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弄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修來先生藏故人書千數百通皆毛邊紙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傅冀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右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俱在吾旣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筆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故書其後

牒鯖小紀題辭

吳下主人飯客供鴨舌羹客疑亟不易得詢之監廚所積也蘇公讀漢書每一過尚記一例老杜讀書破萬卷卽此法也吾友運生見書必讀讀必紀錄識大識小各

成卷軸余曰蘇公之漢書破矣鴨舌羹不咄嗟而能辦給哉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四月取茶傳云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又七月灌茶傳云茶萑葦之秀爲蔣褚之也濰縣令莊君述祖謂茶蔣二文並從竹蓋采茶爲籜蔣竹席也馥按王隱晉書陶侃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撒牀上雜蔣手剉給客牛馬晉陽秋云蔣薦也又子思子禹爲蔣席馥謂剉給牛馬自是草非竹矣蔣卽苽蔣苽蒲同類皆可爲席故呼席爲蔣其字還當從艸竊懷此疑質之莊君君謂四月非取茶時馥謂是書多錯簡如八月丹鳥

羞白鳥鄭注月令引作九月此明驗矣

書陸氏詩疏後

陸氏詩疏散見於諸書陶宗儀毛晉摘錄成帙各有疏
謬今據所聞隨條分記以表異同疏芑云芑菜似苦菜
也青州謂之芑齊民要術引作蘄苦葵青州謂之芑案
初學記云芑蘄也說文蘄菜也疏荷云的成實或可磨
以爲飯藝文類聚引飯作散按劉孝威謝東宮賚藕啓
云子爲靈散得自莊篇疏菑云河內謂之菑幽州人謂
之燕菑齊民要術引云河東漢中謂之菑幽充謂之燕
菑一名爵弁一名蔓按蔓當爲蔓爾雅菑菑茅說文菑
茅菑也一名莽又云驛艸也楚謂之菑秦謂之菑疏茹

慮云茹蘆茅蒐蓐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按詩正義爾雅疏所引並無今圃人以下二十三字本草掌禹錫及蘇頌圖經所引亦同圖經於牛蔓下云二月三月采根暴乾今圃人云云然則今圃人以下乃圖經之言闕入者圖經千乘之家下尙有言地利之厚也六字疏蔚云蔚牡蒿也太平御覽引云蔚牡蒿牡蒿也疏蓬云可瀹爲茹滑而美也齊民要術引作滑而不美案詩毛傳蓬惡菜則不美是矣似蒿疏桐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似毛布御覽引云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

瑟蓺文類聚引云有青桐赤桐白桐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按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其葉有白毛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也疏六駁云駁馬木名梓榆也陶毛二本敘次並亂按崔豹古今注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癢駁名六駁木疏樹云樹榦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轆爾雅釋文引尙有今人謂之芝櫛也七字疏杞云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初學記引邊下有路字疏穀云潔白光輝御覽引作光澤疏榛楛云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詩釋文織字引作笈蓺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同斗筥當爲牛簾說文簾飢牛筐也疏蒲云今人又以爲箕籬之楊也籬當爲籬疏樗云山樗

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按此
乃疏唐風山有栲之文誤移樗下也疏椒云少毒熱不
中台藥也御覽引作小毒熱疏苞櫟云秦人謂柞爲櫟
藝文類聚引秦人作周秦疏又云河內人謂木蓼爲櫟
藝文類聚引下有爾雅曰其實椌六字初學記燭下引
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蓼擣爲燭明如胡麻燭按陸君
名璣字元恪非陸機士衡也疏六月食鬱及蓂云鬱其
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按詩正義引
此作劉稹毛詩義問實非陸疏魏王花木志引詩疏燕
蓂一名車鞅藤疏榛云遼東上黨皆饒御覽引作遼代
疏梅云曝乾爲腊初學記御覽並引作爲蘇疏唐棣云

唐棣與李也。蓺文類聚引唐棣作夫移。疏棧云齊郡廣饒縣堯山御覽引無饒字。按漢志廣縣屬齊郡。疏采茶薪樗云其氣臭。御覽引其葉臭。按樗釋文音勅。書反。當作樗。疏鶴云雌者聲。差下。初學記御覽並引作惟老者。乃聲下。疏鴟鴞云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蓺文類聚引尖字作刺。巢字作窠。疏又云關西謂之襪雀。蓺文類聚引作篋雀。疏桃蟲云其雛化而爲鵬。故俗語鷓鴣生亦謂桃蟲。生蚬或云布穀生子鷓鴣。養之疏脊令云脊令大如鷓鴣。御覽引鷓鴣水鳥一名渠梁。疏鷺云大小如鷓鴣。青腳高尺七八寸。又云好羣飛鳴。御覽引如鷓作如

鵝飛鳴作飛行八寸下有解指二字疏鵝云鵝水鳥形如鵝御覽引云鵝許慎曰鵝鵝也一名洿澤一名淘河水鳥形如鳩按下文云故曰淘河則引許慎一段不可少疏熊云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御覽引始字作殆疏鱣鮪云益州人謂之鱣鮪初學記引云益州人謂之鮪鮪疏又云鮪一名鮪初學記引云一名鮪按南越志鱣鮪屬也疏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初學記引云河南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有穴疏鮪云鮪今伊洛濟潁鮪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御覽引云鮪鰓今伊洛濟潁鮪魚也廣而薄脆甜而口肉疏鱧云鱧鮪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鯉鮪也許慎以爲鯉魚御

覽引云爾雅曰鱧魴也許以爲鯉魚璣以爲似鯉頰狹而厚按說文鱧魴也魴鱧也許以爲鯉魚當作鱧魚玉篇鱧與鱧同疏魚服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初學記引云水潮還及天晴毛則伏按博物志說牛魚云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疏貝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蓺文類聚引作鼈龜屬疏阜螽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蓺文類聚引云今謂蝗子爲螽一名蠶螽按趙書石勒十四年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爲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疏蟋蟀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蓺文類聚引云目有光澤如漆疏又云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引作促機按崔豹

古今注促織一名促機疏又云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御覽藝文類聚並無是也二字蓋詩正義引陸疏而以是也二字結之陶毛二本誤以爲陸語也白氏六帖鴉鳩下引草木疏驚蟄後五日鷹化爲鳩此又陶毛二本未載者矣

案似蒿二字應在疏遠云前

全唐詩話文宗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藟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藟蕭馥案陸孔疏無此語或出舒瑗沈重疏中

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木蓼擣爲燭明如胡麻燭案草木疏原題陸璣璣字元恪吳郡人吳

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與士衡自是兩人陳振孫謂其
書引郭璞爾雅注當在郭後初學記何據指爲士衡

晚學集卷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治爾雅者近有數家誠善於邢疏矣其研究徵引或有未至爲書於此亦一勺益海之愚也釋詁曰胎始也案詩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殆始也正義云殆始釋詁文馥謂今本有胎無殆轉寫脫漏省善也史遷自敘有省有不省耳又曰會對也李翕西狹頌無對會之事又曰遐遠也古無遐字當爲嘏說文嘏大遠也又曰業事也孫子九變篇役諸侯者以業注云業事也又曰亮相導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作惟時相天事又曰申重也堯典

申命羲叔多士子惟時命有申哀二十六年左傳越人
申開守陣而納公注云申重也檀弓申之以冉有又曰
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當作言之閒也說文哉言之
閒也又曰竄微也晉語敏能竄謀韋注竄微也又曰熙
興也文選潘岳關中詩如熙春陽李善注爾雅曰熙興
也說文曰興悅也馥謂興當爲媿說文媿說也又曰繇
道也詩訪落繼猶判渙毛傳云猶道也正義云釋詁文
按禮記詠斯猶鄭注猶當爲搖秦人猶搖聲相近又曰
鬱陶搖喜也後漢書注引韓詩陶暢也樂稽耀嘉酌酒
鬱搖注云鬱搖喜貌馥案繇搖當作偁說文偁喜也又
曰扞使也揚雄反騷扞雄鳩以作媒釋言曰宣徧也詩

來旬來宣鄭箋宣徧也又曰律述也詩聿修厥德毛傳
聿述也正義以爲釋詁文當云釋言文又曰鞠穉也詩
昔育恐育鞠鄭箋昔育育稚也正義以爲釋言文又曰
俾貳也說文俾伏也伏遞也遞訓更易卽副貳又曰愷
悌發也郭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正義引爾雅舊
注闔明發行馥按說文闔開也四窗牖麗廈闔明商頌
釋文引韓詩發明也齊風釋文引韓詩發旦也周禮說
鼓云旦明五通爲發明是發爲旦明也又曰基經也季
札曰始基之矣或引釋名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馥
謂釋名當作丌非基業字說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故
釋名云物所依據也又曰猷圖也郭云周官曰以猷鬼

神祇謂圖畫宋王觀國曰周禮謂制神之位次而爲之
牲器時服以圖之乃圖謀之圖非圖畫也郭注誤矣馥
按釋詁圖猷謀也與王說合又曰坎律銓也馥謂當作
吹聿詮也說文吹詮詞也引詩吹求厥寧今詩作聿又
曰窈肆也郭云輕窈者好放肆案說文窈深肆極也淮
南兵略訓谿肆無景高注肆極極谿之深不見景也晉
書羊祜傳深谷肆無景又曰侏戴也說文侏冠飾兒引
詩弁服侏侏又曰奘馭也說文唐本馭奘馬也徐本誤
作牡馬又曰舫泝也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泝筏也馥
案說文方併船也孫言方木併兩木也國策車不能方
軌亦謂兩車不容併行也又曰眡重也釋文引韓詩胡

寧殄我以旱馥謂眡當爲眡籀文作殄又曰苞稷也易

繫于苞桑鄭注苞稷也

宋本文選五十二引鄭注誤作植

又曰頰題也

郭注題額也詩麟之定釋文云題郭注爾雅頰也本作

顛誤馥案釋文頰當爲額字之誤也孔疏可證又曰貽

遺也貽當爲詒說文詒遺也又曰郵過也郵當爲訖說

文訖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訖經典省作尤論語言寡尤

又借作郵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又曰階閣也釋文

云字林或作晡同馥案說文晡不明也又曰閣臺也押

韻釋疑引孫炎云積土如閣所以望祥氣又曰殛誅也

詩小雅後予極焉箋云極誅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誅

當爲殊經典多借誅字又曰屆極也詩魯頌致天之屆

箋云屈殛也疏以爲釋言文馥謂極殛互借又曰鬪恨也郭注相怨恨孫炎本作狠云相狠戾馥案當爲很說文很盪也又曰遞迭也劉歆說五聲云徵者祉也事也其聲抑揚遞續其音如事之續而爲迭又曰餽餽也餽當爲鬻又曰覲面見也姑面醜也馥案面見當爲面兒面醜當爲面覲皆轉寫之誤釋訓曰便便辯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論語使便言惟謹爾鄭注便便辯兒又曰媿媿安也詩葛覃疏引孫炎云提提行步之安也又曰爨爨熏也詩釋文云爾雅作爨爾雅釋文仍作爨引韓詩作炯炯音徒冬反馥案明監本注疏作炯故音徒冬反通志堂本誤爲炯又曰哀哀報德也哀裴瑜音依馥

案說文悠痛聲也引孝經哭不悠今孝經作哀又曰翕翕訛訛莫供職也孫子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眾也馥案詩召旻臯臯訛訛傳云訛訛窳不供事也釋文云窳一本作眾與孫子合又曰速速蹙蹙惟速鞠也郭氏音義速迫也馥謂速當爲迺說文迺迫也又曰粵峯掣曳也郭注謂牽挽馥案粵峯當爲禡律說文並訓使也挽宋本作拖說文拖曳也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釋文引韓詩作邲美兒也馥謂當作佻說文佻威儀也又曰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注眉眼之間玉篇引詩猗嗟顛兮說文眉字云上象頷理也馥謂頷當爲頷今說文闕頷字又曰夸毗體柔也後漢書崔駰傳注夸

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釋宮曰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亡報反埤蒼云梁也呂伯雍云門樞之橫梁馥案楣當爲楣說文楣門樞之橫梁正呂說所本又曰大者謂之棋釋文棋郭又音印馥案說文柳馬柱蜀志先主縛督郵解綬繫著馬柳又曰閭謂之臺鄭氏兩引此文皆云閭者又曰三達謂之劇旁初學記注旁出岐多故曰劇又曰七達謂之劇驂初學記注驂馬有四今此有七比之方驂劇釋器曰小壘謂之坎坎當爲廕說文廕小栝也又曰佩衿謂之襍方言佩衿謂之程馥謂程當爲程襍當爲緩說文程緩也羊叔子輕裘緩帶是也又曰欵足者謂之鬲郭云鼎曲腳也馥案史記封禪書其

空足曰鬲索隱云欵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莊子達生篇欵啟寡聞之夫注云欵空也又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云卽今宛轉也馥案鄴中記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御覽引淮南子云宛轉弓今之弭弓是也釋樂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料卽說文鞞遼之遼釋天曰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郭云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引尸子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又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案說文霽地氣發天不應霽籀文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五經文字與說文

同又曰奔星爲杓杓當爲杓說文杓杓也又曰旣伯旣禱馬祭也伯卽周禮及甸祝之貉字皆禱聲之轉故說文引詩作旣禱旣禱又曰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尊老在前復常儀也御覽引云幼賤在前貴勇也尊者在後尙儀也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白氏六帖引云西方之美者有文蔚之皮焉又曰可食者曰原說文邊人所登馥謂登當爲食字之誤也又田一歲曰菑郭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耕田也王給諫念孫曰不當爲才釋邱曰三成爲崑崙邱御覽引郭注云崑崙三重形如累三孟又曰水出其左營邱御覽引齊

地記營邱在臨淄小城內古以爲齊室也邱下周三百餘步高九丈北廂下隆丈五造井水深七尺餘井與地平又曰前高旄邱旄當爲嵒玉篇嵒亡刀切邱也或作整前高後平邱名釋山曰一成坯元和郡縣志黎陽縣南去縣七里卽黎山也又曰屬者嶧御覽引郭注言絡繹相連屬今魯國有釋山絕石相積連屬成山蓋謂此也又曰巒山隨御覽引云山狹而高曰巒小曰隨馥案說文巒山小而銳隨山之隨隨者詩隨山喬嶽毛傳云隨山山之隨小者也又曰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砮御覽引云石戴土曰砮崔嵬說文岨石戴土也釋名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詩卷耳毛傳云崔嵬土山

之戴石者山戴土曰礪皆與御覽合釋水曰洛爲波波當爲潘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古讀潘波聲相近禹貢滎波馬鄭王本作播職方其浸波滎播波皆借字又曰天子造舟郭云比船爲橋王隱晉書杜預啟建河於富平津眾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釋草曰藉蕒大薺郭云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本草蜀本注云薺蕒似薺而葉細俗呼爲老薺此卽引郭注今郭注脫似又曰戎叔謂之荏菽列子北宮子旣歸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又曰黃菟瓜荊藪豕首郭云菟瓜似土瓜以荊字屬下御覽引孫炎云黃一名瓜裂裂卽荊是

孫以芻字屬上蕝爲單名說文蕝豕首也與孫合又曰
蘋藟董六書故引舊注云狀似蒲而細可爲屨亦可爲
索又曰臺夫須毛詩題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又曰
柱夫搖車本草拾遺引詩義疏苕饒幽州人謂之翹饒
蓋卽詩邛有旨苕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云巢菜有大小
二種大者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馥案巢菜卽野
豌豆蜀人以巢元修嗜之因呼巢菜又曰苕夫王綦月
爾郭云苕草生海邊綦卽紫綦也據郭意苕名夫王綦
名月爾釋文引說文綦土夫也今說文綦綦月爾也馥
謂苕夫也王綦也月爾也一物三名釋文所引說文乃
唐時舊本今徐本爲後人所亂又曰萋楚鈔芎郭云子

如小麥亦似桃案麥當爲棗本草蜀本圖經云子細如棗核又曰落麋舌郭云葉有似於舌釋文麋本或作麋馥案舌當爲昏說文鵠麋鵠草與鳥同名其字從昏非口舌字又曰其萌蘗蒨葍葍華榮郭本蘗字絕句案萌當爲蘗蒨字屬上說文蘗灌淪也葍艸之皇榮也又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白氏六帖引云草榮而實者謂之秀釋木曰浸木桂本草蜀本圖經引郭注云本草謂牡桂是也又曰休無實李郭云一名趙李唐本草鼠李一名趙李圖經云枝葉如李子實若五味子色碧黑又曰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爲枹按說文楸樸楸木卽此樸也枹者卽苞着釋木又云枹道木釋文云道又作迺

說文云迺迫也謂叢欒迫迺而生詩芄芄械樸箋云相樸屬而生疏云枝根迫迺附着之兒又曰癭木苻婁樊光云苻婁尪偃馥謂苻婁卽府僂又曰桃曰膽之御覽引孫炎云胆汁取其美者孔穎達云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馥案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黍與桃公言黍以雪桃亦言雪其毛也釋蟲曰蝓蝓強蝓蝓六書故引作蝓釋文云蝓郭音半亡婢反本或作芊說文作半字林作蝓弋丈反搔蝓也馥案毛刻說文作蝓李燾五音韻譜作芊毛刻誤也又曰莫豸蝓蝓蝓御覽王瓚問引爾雅無蝓字又曰蝓羅郭云蝓蝓馥案說文蝓羅也其字次蝓下蝓上是蟻也蝓部蝓字乃是蝓

蠶郭注失之又曰蠹飛螳釋文本作蠹云說文字林從
蚰馥案蚰當爲蚰轉寫之誤據此則說文原有蠹字今
脫去也又曰王蚰蜋西陽雜俎云書齋前每雨後多顛
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
捍其蓋伺蠅螻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
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爾雅謂之王蚰蜋鬼谷子
謂之蚰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牢守門蠨螋寇汝無處
奔又曰欒繭欒當爲攀鳧葵也蜀葵中蠶卽蜀繭也又
曰蠹醜奮郭云好奮迅作聲案詩莎雞振羽說文振奮
也釋言振訊也郭云振者奮迅廣雅奮訊也文選注引
韓詩振奮也又曰無足謂之多殷敬順列子釋文引云

無足曰蛾釋魚曰鯉鱣郭於鯉云今赤鯉魚於鱣云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按說文鯉鱣也鱣鯉也鯉鱣同物郭誤以鯉爲赤鯉馥謂赤鯉當作鱣經典借鯉字行之既久不復知爲鱣矣說文鱣鯛也鯛鯉也鯉似鱣故呼鯉鯛唐諱李時呼鱣爲赤鯛然則孔鯉亦鯛鱣之鱣魯無鯉昭公何從以鯉賜孔子益知鯉爲借字矣陸璣疏云鱣鮪也似鯉頰狹而厚爾雅曰鱣鯛也許慎以爲鯉魚馥案玉篇鱣與鱣同然則似鯉當作似鱣許慎以爲鯉魚亦當作鱣魚也淮南地形訓海外三十六國西北方有無繼民硓魚在其南注云硓魚如鯉魚有

神靈者乘行九野馥案此亦以鯉爲大魚又曰鯉鱖刀
郭云亦呼爲魴魚釋文刀作劔魴亦當爲劔又曰鯉鱖
釋文云鯉字林作鱖音七又曰蜥蜴蝮蝮馥案文選洞
簫賦蝮蟻蝮蝮李善引爾雅作蝮是善所見本從延不
從廷也釋鳥曰佳其鳩釋文佳如字旁或加鳥非也
馥案佳當爲隼如字者如隼字也旁或加鳥非也者言
隼旁加鳥作鷩非正字也釋文於鷹隼醜下云隼本作
鷩案佳卽鳥也無勞更加馥謂佳卽之佳亦當爲隼言
隼卽鳥也無勞更加鳥作鷩也若佳旁加鳥作鷩乃隼
之正體何不可加鳥之有隼其者其發聲又曰鷩鳩鷩
鷩郭云江東名爲鳥曰馥案鷩當爲鷩釋文鷩謝苻悲

反郭力買反某苻尸反字林父佳反廣韻鵯房脂切鳥
名玉篇鵯步丁切鳥曰集韻鵯頻脂切鵯鷁鳥名又補
買切鵯鷁小鳥名馥案釋文廣韻集韻文雖誤而音不
失玉篇作步丁切宋人重修妄加也又曰鷁鷁軌馥謂
鷁鷁卽老鷁軌說文舊字軌舊聲相近軌從九聲說文
鷁舊也亦取其聲又曰鷁天鷁釋文鷁說文作鷁馥案
今說文亦誤作鷁其義當爲鷁說文呼也讀與籥同今
謂鷁爲告天鳥卽呼鷁義又曰鷁周燕燕鷁郭義鷁名
周鷁名燕燕案說文鷁周燕當以上燕字屬上下燕字
屬下又曰鷁鷁醜其飛也馥郭注竦翅上下釋文云馥
字林作馥馥案說文馥斂足也鷁鷁醜其飛也馥韻會

引作鳥歛足也五經文字巽鳥歛足文字音義踰下云
鳥鵲醜其飛掌蹄在腹下也又曰亢鳥嚙左思蜀都賦
弄吮清渠釋獸曰貍猥似狸郭云今山民呼貍虎之大
者爲貍豻馥案豻當爲貍說文貍貍屬也又曰獬如羊
郭氏山海經圖贊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
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又曰豕子豬豕豕豕幼奏者
豕豕生三豕二師一特所寢槽四豕皆白豕其迹刻絕
有力豕牝豕畢君以珣曰豕在六畜此三十五字當屬
釋畜文今闕入釋獸篇中蓋錯簡也釋畜駮牝驪牡立
駒裏驂郭讀牡字絕句鄭注檀弓引作立字絕句周禮
庾人疏云駮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立色兼有駒裏驂

賈讀從鄭不從郭也

案省善也上脫又日二字

書廣韻後

廣韻出於唐韻唐韻出於切韻小學家之津梁也宋人增字與原本雜廁惜未分析難盡依據今就張氏刊本與說文毛本勘校則說文之闕誤尙足證明如上平聲一東艘引說文云船著沙不行也今說文脫沙字五支趨說文曰趨趙又也今說文譌作久九魚鉏立疇斫也說文譌作立疇所用也斫初誤爲所後人不解妄加用字案說文櫛斫也齊謂之鉏鉏顏師古注急就云鉏去草之器一名茲基鉏櫛義同則斫字是也藉藉葦草說文繫傳艸也徐鉉本改爲莖藉十五灰歟多也說文譌

作𦍋胘足大指毛肉也說文脫肉字十八諄𦍋小阜名也說文譌作水二十三魂掄說文擇也一曰貫也徐錯本以手貫也徐鉉本闕二十四痕表說文炮炙也玉篇亦作炮炙今說文作炮肉下平聲六豪警不省語也說文譌作不肖禮祭豕先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日禮今說文闕九麻謔說文詠也案詠當爲諫字之誤也後人以說文闕諫字改作媠玉篇謔諫也諫謔也廣雅同廣韻入聲屋部諫字注謔也謔亦謔之譌也十三耕抨彈也爾雅釋文同說文譌作揮揮提持也與抨彈義遠十四清蹇一足跳行說文蹇讀若春秋傳蹇而乘它車足部闕蹇字十六蒸說文曰析麻中幹也增韻同說

文譌作折二十五添濂說文薄水也今說文譌作冰宋
景濂辨之廣韻上聲琰部亦譌作冰上聲四紙詭橫財
物爲詭遇也財當爲射轉寫之誤太平御覽引說文作
射今說文闕八語褚裝衣玉篇同說文譌作製衣十姥
殺說文曰夏羊牡曰殺今說文譌作牝二十八獮臆說
文曰視而不止今說文脫不字三十三哿斯相擊也說
文譌作柯擊三十五馬屎青絲履說文玉篇並譌從尸
按履屣屣俱從尸屎亦當從尸若人者切乾草說文若
擇菜也一曰杜若香艸無乾艸義按說文秧禾若秧穰
也蘇把取禾若也把疑是若爲乾艸也四十四有槁積
木燎以祭天也說文譌作積火去聲六至泉眾與詞也

說文譌作眾詞與也按說文囧出氣詞也粵亟詞也寧
願詞也粵審慎之詞也吹詮詞也臬亦此例詞者意內
而言外也秋績所未緝者說文脫未字諡說文作諡諡
上同今說文諡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諡笑兒从言益
聲五經文字諡諡常例反上說文下字林此與廣韻說
同魯峻碑諡君忠惠父婁壽碑乃相與論惠處諡陳實
殘碑是以作諡封墓衡方碑諡以旌德馮緝碑因諡爲
桓字雖各別而無一從兮者王伯厚玉海舊刻本皆作
諡然則從兮者後人所改又以諡別爲一字而加笑兒
之訓也五經文字明言字林以諡爲笑聲非諡字也穉
稻不黏者說文誤作穉十四秦漆說文曰沛之也案說

文小字本及李燾說文韻譜並同毛刻說文作漆沛也
禴除殃祭也莚文類聚引說文除惡之祭曰禴今說文
作會福祭也三十七号漕水運穀說文譌作穀三十九
過臙覺膏也說文誤作覺因說文闕覺字後人改爲覺
四十一漾醬說文醢也今說文譌作豎四十九宥忱動
也玉篇心動也說文譌作不動福衣一福今作副按玉
篇說文並無福字漢魏碑及匡謬正俗皆可證狝獸名
似猿狖卽狝字說文鼠屬一切經音義作禺屬入聲四
覺葑說文云草大也今說文譌作菽又別出葑字云艸
木倒五質齧齧聲謂齧堅聲說文譌作齒堅六術絀縫
也說文譌作絀十一沒黼蘇骨切麥屑麴上同說文作

麴蘇果切玉篇兩字並收案貨肖皆誤當從肖肖俗作
肖非肖似之肖廣韻肖卽肖故以麴爲重文玉篇以麴
爲正體說文改從貨而音亦遂之也十三末秬春穀不
潰也說文繫傳同今說文譌作潰十七薛瞽晦也說文
譌從執洪武正韻非之銜說文曰十一銖二十五分之
十三今說文脫一字作十銖二十二昔癖仄也說文及
徐鍇韻譜並譌作反二十五德蚩食禾葉蟲蟻上同說
文譌從貸二十六緝計說文云詞之集也今說文作詞
之計矣此皆可證說文之謬而補其闕者至廣韻中脫
誤之字則不可勝計矣

案說文譌作筮下脫十六哈三字非謚字也下脫八未二字

廣韻嫫於計切婉嫫柔順兒說文譌作瘵於計切靜

也从心疾聲徐鉉疑疾非聲案六家文選神女賦澹
清靜其情慙兮注云慙一計切李善本作嫫字考汲
古閣毛氏刻李善本誤作嫫云嫫淑善也說文曰嫫
靜也蒼頡篇曰嫫密也此賴六家本足證毛刻之譌
所引說文卽慙下注慙當作嫫从心嫫省聲說文女
部有嫫字嫫媿也烏雞切玉篇人始生日嫫媿馥謂
嫫亦有靜義故嫫從之此又廣韻可證說文之譌者
也李善本又云嫫已見洞簫賦案洞簫賦云其妙聲
則清靜厭慙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慙深邃也音
翳六家本作慙注云李善本作慙字據此則嫫慙混
淆由來已久廣韻并收慙字亦爲俗傳所惑而六家

文選兩處皆从医不从夾幸不全沒本體

再書廣韻後

六朝之音存於廣韻唐人猶不誤宋則漸有出入矣平聲二十五寒但徒干切語辭徐鉉騎省集洪适盤州集詩中用但字皆注平聲上聲二腫重直隴切多也厚也梁書劉顯傳山雲輕重與鞏冢壘拱毳湧爲韻卽此音去聲二宋雱莫綜切天氣下地不應袁宏三國名臣贊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雱雱卽此音三用重柱用切更爲也杜子美重送嚴公詩幾時杯重把卽此音五寘積子智切委積也邱遲侍宴樂游苑詩風遲山尙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卽此音

九御輿羊洳切漢汝南平輿裴松之注三國志音豫卽
此音又如人恕切文選李陵荅蘇武書客主之形旣不
相如李善音而去切卽此音二十三問員王問切姓也
唐諺合公四俊苗呂崔員卽此音二十九換觀古玩切
樓觀引釋名觀者於上觀望也陸游字務觀王景文誤
押平聲見笑於陸三十三線援王眷切接援救助也馬
伏波名從此音三十六效覺古孝切睡覺成公綏嘯賦
獨超然而先覺與輿爲韻卽此音三十七号漕在到切
水運穀韓愈詩尺水乃可漕與懊爲韻卽此音四十一
迴炷口迴切行竈詩釋文引吕忱口頰反顧野王口井
反說文耿從炷省聲卽此音今毛刻說文耿從炯省聲

後人所改說文炷從火圭聲讀若回口迴切亦誤當云
從火圭讀若回口迴切此非諧聲後人妄加聲字又改
回迴爲回迴以就圭聲也四十二宥當丁浪切圭當唐
高湘詩惟有高州是當家卽此音四十六徑瑩烏定切
與瑩同瑩飾也杜詩江平心可瑩卽此音四十九宥宿
息救切星宿庾信哀江南賦天則金精動宿卽此音又
覆敖救切蓋也嵇康琴賦偃蹇雲覆與秀溜爲韻東哲
補亡詩回回洪覆與茂壽爲韻皆此音五十三勘參七
紺切參鼓後漢書禰衡傳衡方爲漁陽參搗章懷注參
搗是擊鼓之法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
自音云七紺反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馮也馥案

楊氏談苑徐鉉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士鑿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撾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庾信詩聲煩廣陵散杵急漁洋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李商隱聽鼓詩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誰摻禰衡撾宋景文喜雨詩潤逼漁陽撾摻遲又送李冀州詩征鼙曲曲漁陽摻蘇軾詩疊鼓誰摻漁陽撾皆此音又簦作紺切以針簦物庾信詩細綿行須簦卽此音六十梵帆扶泛切船使風杜甫詩蒲帆晨初發韓愈詩無因帆江水左傳注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

皆此音也入聲十六屑搃蒲結切反手擊也嵇康琴賦
觸搃如志李善音蒲結切卽此音

案四十一迴九十七
字當在去聲二宋前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贊云賈誼司馬遷日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
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
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或謂司馬遷曰應在未當絕也
之下前引賈誼語後遷自斷語馥謂當作司馬遷曰賈
誼曰此與吾聞之周生曰一例自秦之積衰以下後人
所加非史遷原文班固典引云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
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馥謂原本果有自秦之積衰一段正見史遷攻辨賈誼之謬漢帝必不非之矣據本紀所敘史遷深以賈說爲當故引其言作贊若引賈說而自駁之史遷不如是也蓋後人因典引而妄加之考諸贊未有至中段始加司馬遷曰者且諸贊引前人語皆詠歎無辨駁也

班固謂賈說非是乃順上意愜實非篤論卽其典引

正類美新華嶠謂其輕仁義賤守節良不誣矣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魏志王肅傳帝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馥案後漢書蔡邕傳王允謂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以遺後世據此則史記不盡作於腐刑之前亦未聞削而投之史遷報任安書受刑之後始成史記與肅說不合吳志韋曜傳昔

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此說與王允無異今史記禮書樂書日者龜策諸篇褚少孫所補豈皆孝武削而投之者耶斯不然矣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案此亦言陷刑之後始有刺譏則武帝削投之說未爲實據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不言遷生時爲武帝所削

裴駙於史遷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云司馬遷作景

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
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馥案
此與王肅說同考遷報任安書下蠶室後仍在朝漢
書亦不言下獄事其下蠶室在天漢初其卒在昭帝
初未嘗死於獄中也衛宏之說不足信據卽此可見
唐書鄭覃傳帝言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
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
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馥案唐時不及見
武紀帝謂失實覃謂非過何從知之

書司馬相如傳後

傳云乃合文君當盧顏注賣酒之處累士爲盧以居酒

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食貨志官
作酒開一盧以賣臣瓚曰盧酒瓮也師古曰賣酒之區
也馥案盧假借字本作盧說文盧𦉰也篆文作𦉰籀文
作𦉰瓚說與此合顏氏不從其注急就則又與瓚同急
就云甗甗甗甗瓚瓚盧顏注盧小甗今之作盧酒者取
名於此然則文君所當之盧自是酒瓮非累土爲賣酒
之區也黃公酒盧亦酒家列肆之瓮爾

晚學集卷四

晚學集卷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文帝賜南粵王佗書朕高皇帝側室之子顏注言非正嫡所生也馥案側室之稱有二蜀志姜維傳卻正論維曰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南史齊安成王秀早孤文帝命側室陳氏母之此皆漢以後稱庶妾爲側室者也文十二年左傳趙有側室曰穿注云側室支子襄十四年傳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注云側室支子之官定十三年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杜注臯夷范氏側室子韓非亡徵篇君不肖而側室賢

太子輕而庶子伉此皆漢以前稱支子爲側室者也馥謂文帝當稱支子若妾生之子非所宜言且漢初無以側室稱妾媵者顏注殆未考耳

宋書何子平傳母本側庶謝靈運傳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梁書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此俱以側室爲庶媵

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馥案正室爲適子則側室爲支子矣

桓二年左傳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注云側室眾子也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又云公庶子生就側室案凡妻妾生子皆就側室不專以側室屬妾及妾所生之子也側室謂夾室次燕寢

書漢書敘傳後

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顏注畔換彊恣之貌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馥案詩作畔援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彊也鄭箋畔援猶跋扈鄭又釋卷阿之伴奂以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然則畔換伴奂畔援字異而義同顏本於鄭鄭出於韓

張平子西京賦叛赫盛戲以輝煌薛綜注叛猶煥也通鑑苻堅下詔曰張天錫擅命河右叛換偏隅

書馬援傳後

後漢書馬援傳梁松候援拜牀下援不奮諸子問奈何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案東觀漢記司徒侯霸欲與王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往道遇丹拜於車下丹奮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爲拜子孫也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之許據昱言則不奮朋友子之拜漢禮如此文淵所守者禮也諸子之問特以松貴重謂援宜降禮耳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元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太平御覽引漢雜事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

中郎將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
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
貴奈何失禮

魏志陳羣傳魯國孔融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爲紀拜又常林傳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
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
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
拜非吾之所制也

傅子杜畿與李恢郭智有好恢子豐智子冲二人見
畿各修子孫禮

通鑑孫策謂華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

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晉書解系傳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當時壯之

荀頴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虞駿與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使子谷拜彝

庾哀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

梁書范雲年長劉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繪子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魏于謹素與宇文泰等夷泰兄子護常拜之泰死護受顧託謹謂護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于謹亦再拜

東魏高歡有故舊司馬子如歡子澄收子如下獄一宿髮盡白歡救澄寬之始脫其鎖案澄未貴時曾通於歡妾鄭氏歡杖澄一百而幽之澄求救于子如子如入見歡爲解之馥謂澄卽不念父之故舊至其救已之恩何以忘報乃以勢位陵辱圖快一時雖子如有以自取而澄之殘刻亦深矣

北史陸卬傳卬爲何閒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

顏氏家訓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

新唐書楊慎矜傳王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由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李林甫勢滋不平謀陷之

書魏志呂布傳後

布請於曹公曰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

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於是縊殺布後人謂先主恐曹公得布難制故殺布以除其患先主之高智也馥以爲不然人之反覆有如布者乎布能甘心爲禽虜伏首以聽曹公之驅策乎不能則閒隙生閒隙生則布心不自安當此時使客說布其言易入則董卓之事無難再見矣是先主活布適所以殺曹不此之圖而畏其得布難制魏將勇如布者豈能盡殺乎故吾謂先主計短也

書蜀志鄧芝傳後

傳云芝爲郫邸閣督按魏志王基傳云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云南頓有大

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倭人傳云收租賦有邸閣吳志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燒安城邸閣又云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江表傳孫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魏略魏延謂諸葛亮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馥案邸閣爲郡縣軍營屯聚之所有官督守故芝爲郫縣之邸閣督也古銅印有新平邸閣督印

魏書食貨志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晉書文帝紀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武

帝紀益梁八郡水沒邸閣別倉趙王倫傳遂據城保
邸閣成都王穎傳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
翟饑人

東觀漢記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
邸閣

通鑑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

唐書裴休傳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休建言許收
邸直毋擅賦商人劉建鋒傳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
高戶置邸閣居茗

水經注灝水自南昌歷柳邱城下又歷鈎圻邸閣下
而後至彭澤馥案宋臧質擅用鈎圻米卽鈎圻邸閣

米也又河水云北岸有新臺臺東有小城俗謂之邸閣城

水經注江水云又東逕公安縣北自此淵潭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卽邸閣也

敬齋古今註邸閣二字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凡十一董卓傳注李傕曰我邸閣儲侍少又張旣傳置烽燧邸閣又王基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萬斛又母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子斜谷口邸閣又魏延傳注橫

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芝爲郫邸閣又孫策傳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又孫權傳燒安城邸閣又赤烏八年通會市作邸閣又周魴傳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

書蜀志蔣琬傳後

琬傳云除廣都長先主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加罪錄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又龐統傳統守耒陽合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先生以爲治中從事馥於是不禁慨然太息曰此鹽車之馬所以仰首悲鳴也以二子之賢遭先主之明猶屈抑不能自表若無魯葛亦擯棄終身已耳何有於驥足之展社稷之器耶卽不免官欲使二子小試於令長之間亦斷斷難收其效寧吞志以死耳夫士生一世遇則風雲不遇則泥途其故在上不在下也夫復何言然先主聞魯葛之說二子終得大用此所以爲先主與

吳志太史慈傳慈爲孔融求救兵於劉備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入隨慈又云孫策命慈往豫章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馥謂昭烈感北海之知己其

詞婉而悲討逆自任爲子義之知己其詞明而信
東吳顧譚著新言有知難篇以自悼傷虞翻放棄海
隅歎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黃權荅司馬宣王云不圖明公見
顧之重習鑿齒謝桓宣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
耳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先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孫盛曰或有謂
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馥以爲非也先
主遺詔勅後主曰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

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
可自更求聞達觀此則先主之於子知之審矣蓋自歎
大業未就又無克家之嗣與其拱手以讓敵何如使能
者制敵而有之之爲快此英雄志士之大略非庸庸者
所能窺測也胡沖吳歷云孫策臨終以弟權託張昭謂
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
西歸亦無所慮此與先主之言正自相同其所以爲創
業之英主與

再書諸葛亮傳後

蜀志亮躬耕南畝好爲梁父吟說者謂亮所歌卽步出
齊城門一篇馥疑其非也篇中所云二桃殺三士何與

武侯事按陳武別傳武休屠人常牧羊牧豎十數人或
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若然則
梁父吟乃古歌曲之一調武侯好歌此調而歌詞何止
一篇或武侯自爲詞而自歌之今皆不傳所傳者惟步
出齊城門一篇耳

朱瀚曰蜀志諸葛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
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而好吟之且躬畊南陽而其
詞則云步出齊城門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絕
地紀語氣浮誕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樂府解曾子耕
太山之下天雨雪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
歌本琴操也武侯早孤力耕爲梁父吟意實本此又

陸機沈約皆有作一則云豐水零露一則云秋色寒
光歎時暮而失志正與雨雪思歸有合

書晉書地理志後

晉志始平郡有蒯成縣此沿史記之誤也史記周繆傳
以繆爲蒯成侯索隱云蒯者鄉名按三蒼云蒯鄉在城
父縣音裴崔浩音簿壞反正義云輿地志云蒯成縣故
陳倉之故鄉聚名也周繆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
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漢書周繆傳更封繆爲鄜城
侯功臣表誤作蒯從
蒯從刀不成字服虔音替蒯之蒯蘇林音簿催反
師古曰此字從蒯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
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馥按

說文郿右扶風鄠鄉從邑崩聲沛城父有郿鄉讀若陪
馥謂漢書作郿與篆文合楚漢春秋作憑小顏音普肯
反皆與崩聲相近呂忱音陪與說文合服虔音崩崔浩
音簿壞反三蒼音裴蘇林音簿催反皆與陪聲相近輿
地志以爲陳倉鄉陳倉屬扶風與鄠相近鄠縣晉亦屬始平郡三
蒼謂在城父與說文城父郿鄉合其字本從邑從崩俗
書蔽字從萌與崩形近而郿又有蔽音史記因誤爲蒯
晉遂立蒯成縣一誤再誤矣

從崩之字讀若陪猶徵讀爲止乃讀爲仍老子河上
公本乘乘兮若無所歸王弼本作儻儻兮

後漢郡國志河南有蒯鄉注引左傳昭二十三年尹

辛攻蒯晉地道記在縣西南有蒯亭馥謂郿之爲蒯
或因此致誤

書北史蘇綽傳後

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
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奉行之自
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馥以爲此甚謬舉也文至北魏
誠病浮華欲革其弊但可文從字順以求辭達若必仿
佛訓誥襲其形貌羊質虎皮叔敖衣冠率天下以作僞
而已旣無眞氣何以自立且文章遞變本不相沿漢魏
詔誥未嘗式準商周而自爲一代之體今讀綽他文精
神煥發及讀此誥不欲終篇何至踵新莽之故智而遺

笑來世乎後之效左國摹漢魏戴假面以登場者又綽之罪人也

北史柳慶傳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尙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蘇綽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胡三省注通鑑曰宇文泰令蘇綽仿周書作大誥今其文尙在使當時文章皆依此體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夏侯

湛昆弟誥余方之提油之玉燒斑之銅不爲過矣

書隋書律歷志後

隋志載十五等尺而以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

卽晉前尺

以校諸代尺案傅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鐘律阮咸譏其

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以校荀尺短校四分時人

以咸爲解若然是古銅尺誠善矣隋志旣載古銅尺何

不據以爲準而必用荀尺以校諸尺耶魏收魏志云公

孫崇永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寸法尋太常

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爲一分而

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

久不能決馥案元匡累黍用半周之廣固屬臆斷公孫

崇用一黍之長尤乖古法惟劉芳與漢志允符而所傳
魏尺實元匡尺與古銅尺荀尺皆不合隋志又載後周
鐵尺達奚震牛宏等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
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
減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鐘之律不動
而滿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
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就如撼動
取滿論理亦通馥案天地生物終古不變縱使時有水
旱地有肥瘠何至以今之大當古之中若須撼乃容更
無憑準試問一撼耶抑連撼不已耶校量斗斛猶以井
水準其概旣須搖撼概安所施況以黍實籥乃謂撼滿

通理此實理之難通者矣

晉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尙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摯虞駁之言甚切至見虞本傳

書風俗通後

世傳風俗通殘闕太甚見引於太平御覽諸書者今本多失載余觀書中名義不無疏違蓋少年之作也裴松之注張昭傳云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駁之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

下無所斷齊云云馥案劭官至太山太守及與鄭康成會哀本初坐上又在去官之後風俗通爲郡吏時所成故知爲少作然其書多沿襲說文是漢人之好許學者

書辨道論後

陳思王辨道論云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五寸令其一食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間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馥案抱朴子云取一把礬丸內一活魚口中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其御藥者浮戲澆澗不死馥謂甘始所謂藥卽礬石時偶無礬石故不敢試託言難得神其術以欺人使思王知爲礬石

則求之藿巢而有餘何必出塞萬里之外耶思王云甘
始若遭秦皇漢武則復爲徐市樂大之徒誠有見矣
博物志藿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礪
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方術家以藿巢中煖卵礪石
爲真物

書文選幽通賦後

賦云皓爾太素曷淪色兮六臣引曹大家曰皓白也素
質也淪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
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淪變之色馥案魏王基碑稟天
素皓爾之質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
素高亮宜少降志也因悟太素本作天素故注言天質

後傳寫譌爲太爾皓卽顥字說文顥白兒引楚詞天白顥顥李翕郇閣頌精通穹皓亦借皓字爲之

書文選風賦後

詩南山有枸毛傳云枸枳枸孔氏正義引宋玉風賦枳枸來巢李善文選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馥案枸禮記作棋見於曲禮者婦人以爲摯見於內則者人君以爲庶羞以其實味甘美也故本草謂之木蜜鳥之來也貪其句曲易結巢耳說文積楸一曰木名蓋枳枸枳棋皆借字本作積楸其木枝條相交加又謂之交加木雷公炮炙論云弊算淡鹵如酒霑交注云交加枝卽蜜積楸也至於橘化之枳北土極多其實如橘而鴝鳥所不食

其枝多刺鳥所不棲其高不過丈許鳥所不擇從未有
枝上安巢者此皆得於目驗而知李善之失也周禮掌
固掌修樹渠之固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夏侯
湛抵疑云反耕於枳落通鑑董卓殺何苗母棄尸於苑
枳落中注云枳似棘多刺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人以枵
籬通鑑侯景幽帝於永福省牆垣悉布枳棘注云枳似
橘而多刺酸謂此則橘化之枳耳

書聖教序後

客問鄒典字滿字其義何解答曰按三藏聖教序云終
期滿字鄒以典爲釋典故字曰滿字客問何謂滿字答
曰按洛陽伽藍記云涅槃經是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

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馥謂此可作聖教序注客問何謂義未圓荅曰按晉書鳩摩羅什通辨夏言尋覓舊經多有乖謬不與梵本相應姚興與羅什更出大品羅什持梵本與執舊經以相考較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馥謂梵言非譯莫達譯之於理義不會則文有簡略義未圓滿也客問譯梵言有舊說可徵否荅曰按高僧傳云帛尸梨密多此云吉支也竺曇羅摩利此云護法也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也曇無竭此云法湧也曇摩密多此云法秀也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也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也曇摩流支此云法樂也唐開元僧一切經音義今在大藏中所譯

亦可徵也客旣去燒燭書聖教序後

唐高僧傳三藏法師元奘陳畱人姓陳氏貞觀初肇
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
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驚嶺之祕皆研機覩奧
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
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億眾十八國王獻瓊投
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畱
於宏福道場乃詔明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
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
身長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歷一百二十八國馥案
許白雲西游記由此而作

書朱萬年守城事

萊州城頭多石礮土人云明季朱太守所置也按毛霽平叛記崇禎五年李九成孔有德擁雲梯輜車攻城知府朱萬年用礮箭木石射打而不言石礮所施考魏略魏使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攻昭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射其雲梯又以繩連石礮壓其衝車然則朱公用古法毛記失載耳乾隆六十年乙卯余重至萊州時方修城石礮已移他處矣

晚學集卷五

晚學集卷六

書

上阮學使書

前呈文稿不以爲謬許作敘引且叩其所學馥之學無一就也老而悔之故以晚學名集自束髮從師授以高頭講章雜家帖括雖勉強成誦非性所近旣補諸生遂決然舍去取唐以來文集說部汜濫讀之十年不休三十後與士大夫游出應鄉舉接談對策意氣自豪周書昌見嘲云君因不喜帖括遂不治經得毋惡屋及鵲邪涉躐萬卷不如專精一藝願君三思馥負氣不從也及見戴東原爲言江慎修先生不事博洽惟孰讀經傳故

其學有根據又見丁小雅自訟云貪多易忘安得無錯
馥憬然知三君之教我也前所讀書又決然舍去取注
疏伏而讀之乃知萬事皆本於經也竊謂訓詁不明則
經不通復取許氏說文反復讀之知爲後人所亂欲加
校治二十年不能卒業書昌寄書見訊報之云昔郭景
純注爾雅十八年而成馥之學萬不及景純而說文名
物十倍爾雅揚子雲所謂白紛如也烏呼馥所學如是
而已自知疏陋不欲存集每有述造聽其散佚昨者偶
見故書中舊稿不禁仰屋浩歎念兩兒皆武夫諸孫尙
穉齒一旦先朝露填溝壑則此丹黃鈎乙者故紙堆耳
象毀其齒鹿解其角猶知愛護況發於心而出於手忍

棄弗顧邪故復收拾鈔而存之祇以筆弱不工爲文亦不喜馳騁華藻與其崔蔡宏麗無寧馬鄭餽飭從吾所好亦自掩其拙也伏願進而教之策其末路使老驥引頸長鳴不負伯樂之一顧幸甚幸甚

荅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前承示書謂說文凡言讀若例舉異文以況其音無卽用本字者如示部彙下言部該下穴部窵下馬部馭下大部載下手部擊下皆有誤馥因考漢魏音況舉異文者固多用本字者亦復不少試爲足下述之鄭注周易解讀如人倦之解注尙書聒讀如聒耳之聒箋毛詩噓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趣音趣舍行音行酒之行躡音

如今作樂躡行之躡飡讀如魚飡之飡注周禮藪讀如蜂藪之藪菑讀爲不菑而畚之菑族讀爲爵族之族乏讀爲匱乏之乏池讀爲旣建而池之池遺讀如詩日棄予如遺之遺蕩讀爲和蕩測讀如測度之測淫讀如淫液之淫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渥讀如郢人渥菅之渥滯讀如沈滯之滯涓讀如涓尸盥之涓澗讀爲澗酒之澗鮑讀爲鮑魚之鮑焦讀爲細日焦之焦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掣讀爲粉容掣參之掣挈讀如挈髮之挈提讀如攝提之提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又讀爲振鐸之振搏讀如搏黍之搏縵讀爲縵錦之縵縑讀爲縑有衣袷之縑緝讀爲竹中皮之緝編讀爲編書之編甸讀如

哀旬之旬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陂讀險陂之陂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栗讀爲榛栗之栗橐讀爲芻橐之橐秬讀爲秬秠麻荅之秬穹讀如穹蒼之穹布讀爲宣布之布幪讀爲車幪之幪作讀如作止爵之作量讀如量人之量見讀如卿皆見之見卷讀爲可卷而懷之卷辟讀如辟忌之辟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駟讀爲駟疾之駟又讀與駟馬同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眡讀爲虎眡之眡鷺讀爲鳧鷺之鷺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筍讀爲竹筍之筍簡讀如簡札之簡鼓讀如莊王鼓之鼓會讀如大會之會榘讀爲齊人言鉄榘之榘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注儀禮與讀若諸侯

以禮相與之與右讀若周公右王之右卓讀若卓王孫
之卓綦讀若馬絆綦之綦注禮記鉤讀如鳥喙必鉤之
鉤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移讀如水汜移之移稅讀如
無禮則稅之稅人讀如相人偶之人恂字或作峻讀如
嚴峻之峻溫讀如焯溫之溫子讀如不子之子何注公
羊傳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
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凡此皆見於經者也其在史記
告音告語之告選音選擇之選減音減省之減閒音中
閒之間挺音挺起之挺其在漢書萋音四月秀萋蔡音
楚言蔡簿音主簿之簿荼音荼毒之荼蹶音馬蹄蹶之
蹶昇音昇予之昇與音相干與之與爲音無爲之爲又

音人相爲之爲數音數錢之數刈音刈角之刈著音著
噴之著椳音椳木之椳楫音楫打之楫油音油麻之油
淖音泥淖準音準的之準減音減少之減墊音墊隄之
墊全音馬全叱之全索音繩索之索窶音貧窶之窶窳
音窳下之窳假音休假之假又音假借之假借音以物
借人之借傳音亭傳比音比次之比衿音衿系之衿被
音被馬之被般讀如面般之般歇音毒歇之歇辟音邪
辟之辟又音刑辟之辟胞音胞胎之胞岷音岷岷動搖
之岷長音長者炎音火之光炎霽音人備疑作霽德鱣音
魚鱣之鱣標音刀末之標淮南作標從木拾音負拾之拾弼音
石墮井弼爾之弼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其在呂氏春

秋注云夔讀如詩云于嗟夔兮巧讀如巧智之巧居讀
曰居處之居易讀如易綱之易組讀組織之組其在淮
南鴻烈解蓮讀蓮芋魚之蓮薄讀厚薄之薄苑讀南陽
苑茹讀茹船漏之茹字哆讀大口之哆越讀輕無重越
之越過讀管過之過距讀距守之距解讀解故之解楠
讀人姓楠之楠爨讀內爨于中國之爨夫讀大夫之夫
懽讀蕭蕭無逢際之懽悅讀人空頭扣之悅懽讀辟向
懽之懽恣讀人謂恣然無知之恣閱讀閱騫之閱揲讀
揲脈之揲拏讀人性紛拏不解之拏發讀射百步之發
廉讀若鬪廉之廉庠讀庠邱之庠易讀河間易縣之易
沈讀出水沈沈正白之沈纂讀曰發釋纂之纂羸讀指

端羸文之羸蚊讀鳥蚊步之蚊亥讀人飲食太多以思
下垓之垓坵讀爲筦氏有反坵之坵樓讀培樓無松柏
之樓鞋讀而買鞋益之鞋勞讀勞勅之勞綃讀紅綃之
綃輶讀若土行輶之輶乾讀乾燥之乾酋讀酋豪之酋
杙讀詩有杙之杙杼讀楚言杼肫讀若肫諾臯之肫朗
讀汝南朗陵之朗齊讀齊和之齊營讀營正急之營窖
讀窖藏人物之窖儼讀儼然之儼任讀任俠之任仇讀
仇餘之仇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被讀光被之被屈讀
秋雞無尾之屈顛讀天寒凍顛之顛紵讀紵結之紵凡
此皆見於漢唐注家之說者也至若郭注方言山海經
楊注荀子章懷注後漢書李注文選則不暇悉數蓋字

非一音一義有以本字取況而音義始明者不嫌同文也幸裁教

荅周書昌論山東地脈書

山東通志謂泰山越海而來與撼龍之說異尊意以中
榦從河南來由徐之呂梁過峽自呂梁至泰山一節屬
弟目驗弟自陝而東自徐而北凡大龍經行河南山東
之地皆得游覽乃能審其行度按其形勢定其止結請
爲吾兄略言之龍自河南東境折而北將起沂州諸山
先伏於鳳徐故黃河得由呂梁穿過此等大榦水不能
劫但爲龍所用爾或謂黃河南徙齊魯遂衰夫海岱東
方表鎮與天地終始何有休廢水穿之後末節翻身回

轉尤增神異顧謂河徙爲害耶龍入山東有分水三其一爲嶧之陰平嶺二爲泗水之陪尾三爲萊蕪之原山過此三峽則東岳插天矣徂徠岳之几案也岳旣起祖遂多分披其正脈轉西南經東阿肥城逆沛水而盡於東平非大幹安能逆此大水若取其遠勢今黃河入海處卽水口也收其近局鉅野澤卽水庫也蓋泰山以北之水盡歸丑艮以南之水盡歸辰巽其趨未坤者惟有隨龍之汶水龍氣旣止於東平背乾面巽其水纏成乾元武而去然後與大清河眾水同歸丑艮以入海山東地脈起止如此若夫登萊青諸山自東泰山分爲海口之門戶也曲阜防山自陪尾分爲魯國之疆域也弟遊

目達心皆吾兄呂梁一說有以啟之不謬

沛水列於四瀆大野十藪之一皆山東鉅浸形家略不言及意若與龍局無關涉者失之

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案此勃海謂登萊兩府中幹盡處通鑑楊僕從齊浮渤海以討朝鮮胡注云僕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是也

與丁小雅教授書

昨在杭州住徐家官房去城頗遠承徒步枉過感悚交并又蒙惠以梁君玉繩漢書人表攷別後舟中讀之歎其精覈既攻往謬復多新裁甚善甚善閒以鄙意揣測

固知無當或可備一說乎表中榮聲期小顏謂卽榮啟
期梁君引錢宮詹說聲當爲罄啟罄聲相近馥愚以爲
聲當爲肇說文启開也屨始開也启屨義同傳寫启爲
啟屨爲肇肇與聲字形近致譌古人名字異稱者或借
聲近之字或假義同之文多此類也又鄭武公滑突世
家作掘突馥謂滑當爲搯說文搯掘也吳語狐埋之而
狐搯之是以無成功晉先穀經典釋文又作穀馥謂當
作穀穀小豚也故宣十二年左傳稱曰彘子凡此三者
皆出私臆實無堅據願明者審裁而詳教之

與江良庭先生書

嘉定錢可廬言先生著有尙書集注音疏旣從吳江陸

直之乞得一本伏而讀之深歎漢學猶存於今雖惠氏
周易殆不是過竊有疑者一事請因陸君相質大著引
說文暘字謂堯典之暘谷益都楊書巖見教云說文暘
字引商書曰暘谷堯典不得稱商書蓋洪範曰暘之文
後人加谷字馥因考說文暘字云暘山在遼西一曰嶠
鏡暘谷也堦字云堦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
出引尙書宅堦夷馥謂嶠鏡當爲堦鏡暘谷當爲暘谷
轉寫之誤然則堯典元作暘谷非暘谷矣說文暘山卽
首陽山一曰嶠鏡暘谷是又一義非謂暘谷在遼西也
堦夷在冀州者蓋青州之誤或因遼西而改也馥譎陋
末學視先生不啻江河潢潦幸得並世而生願奉教長

者非敢如虞之駁鄭也

與龔禮部麗正書

昨承枉過以行李愬勳未盡所懷今將遠別有望於足下者三事幸留意當四庫館初開眞定梁氏獻孟子趙注章旨及宋槧說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說文非遺書不爲上有識者鈔其章旨流布世間說文則仍歸梁氏馥所見說文不過元明閒刻本若就梁本證毛刻之誤講小學者所大願也永樂大典引玉篇分原本重脩本馥案原本卽孫強本嘗恨宋人闕入之字不加別白後人無從持擇幸孫本猶在而大典存翰林院尙可依韻錄出此又小學家所深望也白雲觀有道藏全本就觀中

繙披於儒書多所推證不可謂非鈞沈探微之助也此
三事皆留京所急他日違去無能爲矣足下官事餘閒
願一涉之如不能則勸同志他年萬里歸來得慰老眼
敢不拜足下之賜

上阮中丞書

邊徼僻遠稟候多疏伏維政事之暇起居萬福馥所理
說文本擬七十後寫定滇南無書不能復有勘校僅檢
舊錄籤條排比付錄今寫至水部新釋一惑請陳其說
洛下云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案漢志
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縣洛水出北蠻
夷中入河今說文旣舉馮翊又兼北夷顯爲淺學所亂

當云水出左馮翊襄德東南入渭雒州浸徐鍇本有雒
州浸三字其歸德北夷界中六字本潞下訓闕入者夏
官職方正西曰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是鄭主
馮翊矣潞下云冀州浸也許君於諸浸皆先言所出郡
縣如渭汾澆潁沐此訓亦有闕文沂涑濰可證惟潞水首舉冀
浸略其所出非例也當云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入
河冀州浸也今移六字於洛下遂使潞下闕十二字矣
職方冀州其浸汾潞鄭注潞出歸德是北地所出乃潞
非洛也漢志歸德之洛當爲潞轉寫之誤何人以誤本
漢志竄易許訓二徐不察何其疏耶又案漢志北地直
路沮水出東西入洛淮南子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

地西北夷中二洛字亦當爲潞矣聞段懋堂王石臞兩君所定說文廣雅俱已開彫願及未填溝壑得一過眼借以洮汰累惑也

寄顏運生書

僕來雲南求友無人借書不得日與蠻獠雜處發一言誰賞舉一事誰解此中鬱鬱惟酒能銷之耳顧安所得酒乎無已則念及古昔善釀善飲者得六人馬欲爲之圖首畫一人刈秣題曰先師杜康蓋始爲秣酒者也次畫列肆當罍題曰罍頭黃公嵇阮同醉處也次畫夫婦作釀事題曰唐太藥署史焦革嘗送酒與王無功者也此三賢善釀再畫左手把杯右手疾書題曰善頌劉伶

次畫脫巾承漉題曰葛巾陶潛次畫袍笏拜杜康祠題曰五斗先生王績此三賢善飲苟與圖中人日日相對雖無酒自醉矣然誰爲圖者日夕顧影祇此六尺軀耳噫此六尺軀誠累人安可醒哉

荅友人書

辱書責以疏嬾不謁督憲觸怒獲罪後無復爾意良厚且云前者督憲向人佯揚當有知己之報嗟乎馥淺末無可侔者素與督憲不識面何由相知特以他人之言耳以他人之言而知我必以他人之言而罪我此無足怪所謂知己者愛之固知己殺之亦知己也鮑叔薦管仲於魯君曰君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今督憲旣

不能用我又不能殺我但挫折我耳相偁不審何指定
非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末節也竟以此獲罪是以馥
爲奔走請謁旅進旅退之人矣又何俾哉

與友人書

有名滿海內叩之空空者有名不出里巷而敦實精覈
者馬鄭無文章崔蔡無考據足下將孰與歸

與友人書

伏聞某以言辭忤意足下盛怒席之竊謂過矣某君子
邪未聞怒加君子若小人斯不足怒矣夫怒常人之情
明者忍之顏氏犯而不校韓淮陰出胯下非無勇也能
忍耳漢高初聞韓信請假王而怒及張良陳平蹴足則

翻然變計諸葛孔明送巾幘與司馬仲達甘受不辭此
二事足下所習聞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不忍未有不
怒者矣陳騫少時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或奮拳欲
毆劉伶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裴遐與人圍碁行
酒者醉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復碁如故蔡系與謝萬
爭言系推萬落牀萬拂衣就席謂系曰卿幾壞我面僕
見蟲之好怒者莫如堂螂其臂果能當車乎鳥之好怒
者莫如鶡鷄鬪以斃耳古今人危身敗事未有不由於
怒者也而況怒小人哉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
是爭馥謂此可作犯而不校注腳

晚學集卷六

晚學集卷七

序記傳

顏氏墨攷序

人之才必有所寄其業必有所承昔人於草木鳥獸之屬往往傾心如好馬好鶴好竹好蘄非徒好之蓋寄其才於草木鳥獸可以散鬱結遺歲時而已杜征南好左傳實承劉賈許穎而增之非自爲創始故名其書曰集解吾友顏運生才士也窮居無聊性獨好墨自潘李以降元之朱戴明之羅邵程方諸家所造兼綜並收無慮數百挺日不去手夜與同臥出必自隨延客張具與杯盤相閒雜者皆是物也其或啾然以思慨然以歎病疾

風雨之不念惟弄墨則釋焉是豈無他志念者特寄其
才於墨耳運生爲幼民先生嗣先生著墨攷未竟運生
博搜羣書補其不備此效馬班承先業績父書不但如
杜征南增訂舊賢之注也今運生年將半百教授鄉里
產旣中落無能作計遂寫其墨攷而賣其墨凡如丸如
螺如笏如餅者俱付之虛无夢幻烟雲過眼何以堪耶
然孟叔達破甑不顧見知於郭林宗况墨攷已哀然成
書運生之墨固常在也才不虛生業貴有終兩無負已

詩話同席錄序

少時喜與里中顏運生談詩又喜博涉羣書遇凡前人
說詩與意相會無論鴻綱細目一皆鈔撮運生亦無日

不相與散帙爲樂自朝至於中晷日不給而繼之以燭也積久盈篋遂欲詮次旋以事各罷去旣與運生隔闊十五六年疏於咨訪余亦兼營他藝殆有急於是者故不復撩理比來寄食濟南運生挈舊鈔見就顧謂曰我兩人皆老矣又將遠宦不及此時論定是散錢滿地而無貫也余感其言復與之把卷相對上下其議部分區處哀然成書且爲之敘曰詩在六經自爲一體途收千軌網舉一綱故開卷第一命曰總括大雅不作興比漸淪故次之以六義濬發天清原本聖籍故次之以根柢扶植名教裨益史官故次之以關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故次之以諷諭建安齊梁風趨各異古律雜歌唐製

益繁故次之以體格家樹一幟人張一軍故次之以宗
派五聲六律與政相通故次之以聲律禪學拈花畫家
舞劍故次之以妙悟百里九十鮮臻既極故次之以造
詣鍾述三品劉撰彫龍直過董狐覈同平輿音豫故次之
以品陟孟榮徵實功同小敘故次之以本事匡鼎解頤
扶幽剔隱故次之以疏義事物本原稽求出典故次之
以攷證外道野狐權門豪僕故次之以匡正耳貴多聞
毋捐細碎故次之以博議泛愛莫如守約三百蔽於無
邪故終之以要言騷賦詩之流也取以附焉都五十卷
題曰同席錄

繆篆分韻序

秦書八體五日摹印

徐鍇曰摹印屈曲填密秦璽文也

漢曰繆篆

顏師古曰

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黃庭堅曰繆篆讀如綳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珊瑚鉤詩話繆書者用以書符印取綳繆糾纏之象以印文自為一體也毛奇齡曰摹

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為八書之一而今古印作籀書魏以篆體為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

高祐傳有人於零上得玉印祐秦璽受命于天作鳥書日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

李心傳曰秦璽者而別璽作小篆唐元度曰李斯改大李斯之魚蟲篆也

及作符璽漢印則出入小篆削繁增簡與隸相通吾上衍日

篆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大可笑也蓋印文數變至漢乃

定趙宦光曰摹印篆漢白文印用之後第印曹失職譌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

謬曰滋故馬援上書請正郡國印章東觀漢記馬援上

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貴

齊同事下大司漢已多誤何論魏晉然繆篆既無成書

印文其餽羊也

吾上衍日多見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卽摹印篆也唐以

小篆作朱文盤屈側斜已乖漢法

唐六典曰唐五體書三日小篆印璽旛碣

所用吾上衍日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近世多準

說文

王兆雲曰印章文字一筆損益皆有法度後世不知以許氏說文拘拘膠柱而鼓瑟漢晉以後謂之

無印章

或兼用大小篆雜出於蟲鳥鐘鼎而漢法亡矣

須勅孫日世人不知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大小篆鐘鼎開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

周元亮氏

言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藉印文以稽古

學者之職志也予因集錄古印得如干字以廣韻次之

凡五卷踵事者修理舊文積久益多或存繆篆一線云

繆篆分韻補序

予少時篤嗜古銅印凡南北收藏家不遠千里求之所見日多因采集印文仿漢隸字原作繆篆分韻滋陽蘇卮園助予排類既客都門聞瑛夢禪居士先有編錄同安邑宋芝山往訪居士以所得歸我朱竹君學士見而大喜謂可補八體之一陸丹叔侍郎勸予鋟木匆匆未能也友人沈向齋黃小香陳明軒沈二香劉松嵐江秋史司馬達甫各出金助刻陳仲魚爲之繕寫章邱焦綠軒釋文芝山取此本至京師付旌德李生刻板李生攜板南歸久不見還今春王葑町太僕巡漕揚州芝山從李生所取板歸太僕予方除雲南永平令未行太僕還京出示印本於是數十年未竟之業宛轉得慰老眼而

友朋贊助之力良可感也登板後遠近知交多以印文
寄示復成補遺五篇今請伊墨卿比部作書法梧門祭
酒監刻仍以板歸太僕附初本以行烏呼予老矣一官
萬里文字都廢或有好事更補其闕是又蠻荒邊吏所
竚企耳

札樸序

往客都門與周君書昌同游書肆見其善本皆高閣又
列布散本於門外木板上謂之書攤周君戲言著述不
慎但恐落在此輩書攤上他日又言宋元人小說盈箱
累案漫無關要近代益多枉費筆札耳今與君約無復
效尤馥曰宋之夢谿筆談容齋五筆學林新編困學紀

聞元之輟耕錄其說多有根據卽我朝之日知錄鈍
吟雜錄潛邱劄記皆能霑溉後學說部非不可爲亦視
其說何如耳嘉慶紀元之歲由水程就官滇南舟行無
以遣日追念舊聞隨筆疏記到官後續以滇事凡十卷
以其細碎竊比匠門之木林題曰札樸烏呼周君往矣
惜不及面質當落書攤上不耶

刻空山堂遺文序

壬戌預擬

余初與牛真谷先生不相識輒投以詩謬承獎許後乃
有連數相見余時齒弱無能測其淺深也旣聞其歿同
顏君清谷往哭之清谷要余刻其遺文因取殘稿彙爲
十卷刻未半游學於外不復撩理嘉慶某年歸自滇南

始爲刻意嗟乎余年開弟八豔矣回憶半生舟車勞勞長以書卷自隨未嘗廢業今者自念當有受教之地而先生安在哉

潭西精舍記

歷城西門外唐胡國公秦叔寶故宅一夕雷雨潰而爲

淵卽五龍潭也

見張養浩復龍祥觀施田記

潭之名始見於于欽齊

乘其言曰水經注灤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

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

亭則廢矣按池上亭卽水經注所稱客亭在趵突泉西

北何得以潭爲淨池大明湖在古歷城西南今人誤以

城內歷水陂當之北渚亭亦不在潭上曾子固北城閒

步詩云飽食城頭信意行又云便起高亭臨北渚蘇子
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華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晁
無咎北渚亭賦序云嘗登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
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據三家之言則亭在北城上
無疑于氏不知淨池填爲平地迺移客亭及北渚於潭
上疏矣今潭上五龍廟猶在吾友陳君明軒嘉其水木
之勝與小香二香諸君募錢於潭西架屋爲遊息地屬
予記之元遺山言濟南樓觀甲天下多無能指其處因
念胡公甲第連雲一旦爲神物奪去今以一瓦一椽託
之潭上幾何不與頽垣廢址同歸烏有雖然諸君旅人
也寄興而已後人於煙水榛莽閒追尋我輩游蹟或亦

有感於遺山之言也夫

四鄉記

鄧川官署葺屋三閒顏以四鄉四鄉者何安一茶鑪目
日醉鄉立一拄杖日日睡鄉放一蒲團日日溫柔鄉置
一瓦鉢日日無何有之鄉乃爲之記曰余固喜飲今以
病止酒逃而之茶旗槍再戰不待七椀如倒巨觥矣雞
足山釋子送迦葉杖余猶健步不恃杖每倦思臥則曳
杖出門散步步良久忘其杖杖亦忘吾徙倚自得又何
北窗之可懷乎平生不解禪而好色嘗謂真好色可以
通禪大禪家無妨有妓世間繡幄翠被鏡臺香澤未必
如蒲團之靜好也心慕鄧通石崇多財惜其不善用然

此中有命焉非錙銖積累所能致故雖有撲滿曾不投一錢付之虛無而已客曰聞子之說觀子之志殆將老於四鄉與曰不也寄焉爾他日歸田發舊醅招大戶布席老樹下捉臂行觴醉則魚貫眠或有東鄰之女相於目成不辭爲之賦方且居奇持籌日有月富藏金盈窖鼓腹而嬉吾豈久滯萬里之外老於四鄉者哉

幼梧亭記

余攝順寧之明年政暇身閒思就省曠署之右偏有墀地多竹樹蕪穢久矣乃剪除草萊糞棄瓦礫損高益下略爲平治友人送梧一本雖生數葉已有百尺之勢手植之旁構一亭架竹茨欄不煩人力閱日而就凡事必

有所因有隙地因有竹樹有竹樹因治地地治因種梧
有大竹有楸欄因結亭亭成因與賓客流連觴詠此皆
相因之事也然使訟庭多故案牘蕪頭縱有亭館竹樹
豈能安坐今日之適又非因民樸事簡耶亭以梧名亦
因爾

小忽雷記

唐文宗朝韓滉代蜀得奇木製爲胡琴二名曰大小忽
雷女官鄭中丞善其小者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
脩理甘露之變不復問中丞以忤旨縊投於河權德輿
舊吏梁厚本在昭應別墅援而妻之因言小忽雷在南
趙家使厚本賂以歸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放鷓子

牆外竊聽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達上聽宣召赦其罪
康熙辛未孔農部東塘於燕市得之歿後歸王觀察斗
南以贈孔太守泗源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上雙絃吞
入龍口一珠中分頷下有小忽雷篆書嵌銀字項有臣
混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度以今王部營
造尺一尺四寸八分東塘有客樊榭能彈之言忽雷本
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調多不傳今但知黃鐘變調耳

周先生傳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
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
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

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與青州李文藻同脩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脩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予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

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眇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脰悟汪汪千頃陂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郎太傅

郎汶字太源同游稱曰郎太自稱亦云爾濰縣歲貢生也同產弟以貨殖自豪太不顧問惟飲酒箠籜而已籜冠其曹醉輒負對局者預置美酒太亦知爲餌然猩猩

血不遑惜矣每大負莫能償痛飲狂叫欲死弟不得已償其負心竊患之爲築一室使不得出怒曰郎太安可籠哉向弟大索錢弟亦怒姑與二百萬一簿而盡遁入勞山數年復稍稍出簿如故弟要酒徒數人日相鬪羈閒設小簿以娛樂之太必勝少啖以酒無不敗者所善陳廣文將之官太置酒郊餞謂陳日夜來婆子言陳叔叔作官君將若何吾不解婆子語也陳曰嫂以弟去無與兄飲者爾太垂頭鬱鬱不自得後以醉墮輿死當太簿負弟揚言錢好容易來乃供一揮噫聚財斂怨郎氏安擁厚貲烏知非一揮所畱耶

顏節母傳

節母汶上趙梓女家居代兄事母年十九歸曲阜顏懋
企逾年懋企死復代夫事姑懋企先娶於朱生子崇棊
多才好學節母撫如己出使叔懋企督之有過輒加杖
崇棊二十舉於鄉三十官教授節母喜子能率教而叔
不稍寬假也懋企臥病四年節母總家政仰給者數十
百口不動聲色內外怙然嘗脫釵珥佐不足及卒筭無
長物家人初不知也

桂馥曰崇棊隨叔後接見賓客母供脩脯每至夜分昔
謝安畱朗陪林公言論王夫人強抱以歸烏呼若節母
其知大義矣

王節母傳

節母吳氏山陰潞莊人姊嫁同邑舉人王烈生男鳴岐
逾月而母死孤兒抱養於姨卽節母也時猶未字日夜
以餒和脂哺兒越歲兒能學語依依不去懷於是吳姥
顧而閔之使抱兒歸烈四年烈死無出家固貧節母紡
績易米上事嚴姑下撫弱孤二十年中凡葬七棺娶三
婦嫁五女於是節母之力殫矣苦不能給隨鳴岐北行
卒於濟寧年七十寡居四十九年
桂馥曰節母事老姑雖勤劬猶不免堂上訶叱聲惟早
暮兢兢一望歡顏烏呼凡今婦人未有不善於其始而
能自善其身者也

孫乳母傳

孫乳母者顏脩來考功之乳母脫考功於兵者也崇禎
壬午兗州城破考功母朱太夫人亟走考功在襁褓乳
母抱以從遭游騎劫迫太夫人大罵騎刃之牆下鞭乳
母走請推敗垣掩骸不許忍涕隨騎行然太夫人越日
復生乳母不知也乳母闕足力如男子騎賴操作顧憎
懷中兒儼以刀乳母跪而泣日生平惟此兒死卽俱死
吾抱兒給事未嘗後人騎姑容之北及關乘閒夜遁兼
程抵里門家已墟矣搶地大號過者熟視曰若非孫乳
母耶無哭若主在曲阜固無恙爾遂奔曲阜闔門入望
見太夫人坐堂上解兒還之伏地不能起太夫人勞曰
平日謂汝魯乃能如此考功旣貴割田宅奉乳母及歿

爲之服

桂馥曰壬午之難顏氏兩乳母抱兒去路逢抱女者問懷中人何在曰棄草間矣孫母恨不食其肉昔秦破魏誅諸公子魏有節乳母抱一公子逃於深澤魏之故臣識之以告秦軍節乳母與公子俱死焉嗚呼孫母全身保孤視魏母爲尤幸彼棄女者非爲人養子者哉魏之故臣何其多耶

晚學集卷七

晚學集卷八

誌銘 墓表 墳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周君以嘉慶元年五月四日卒於官年六十將以是年歸葬於蜀嗣子來請銘余與君交三十年知最深不容辭也君諱士孝字資敬號肅齋其先江西吉水人轉徙貴州曾祖芝芳始居四川遂爲南川人祖師文父萬殊君少日爲文數易稿不就一日眺遠山有悟下筆千言不加治點乾隆庚辰舉於鄉丙戌治山東禹城縣時有水患漂沒廬舍君爲復舊隄增新堰迄今數十年民賴以安丁父憂解官釋服除廣東新寧縣未滿歲以前攝

電白事罷去直隸總督舉君霸州屯田復除文安縣其地窰下形如仰釜隄決則一縣爲魚己酉七月水大至君率人早夜修隄旣而大風雨水勢濠濠隄且壞眾懼奔散君堅立不動眾乃感發各毀牆垣負土助工隄得完固甲寅調遷安縣君歷官皆有惠政而不飾名譽前去新寧有欲爲君建祠者力止之曰民畏思我口碑不勝於生祠乎君篤信釋典長齋趺坐夜以達旦每有所請輒得奇應文安苦蝗君旣虔禱遂有異鳥羣下啄蝗遷安蟲食禾田夫稱此蟲畏雷君立時致祝雷雨交作蟲果震死嘗曰事神莫如治心心清則神靈矣君飲人以和而取友不苟歷城周永年秀水盛百二益都李文

藻皆多聞高行君與定交終身無閒病篤謂其子曰我
平日無損人利已事實亦無損於己此時此心但覺暢
足耳端坐而逝夫人徐子三人長石蘭次立矩次琨女
三人銘曰
君治縣君以爲譜也君取友我以爲輔也我銘君藏不
敢不從古也

范君墓誌銘

范君芝泉讀書爲文似其舅年未五十猝死口不合亦
似其舅君本洪洞人其宗彪如先生以理學傳世世祖
某來山東始家滋陽歷世謹慤不失彪如舊規君櫛首
隻目坦行大步有堂堂之容無切切之舉言重宿諾財

謝苟得鄉黨宗族依爲明府乾隆戊子舉於鄉任益都
教諭青州固勝地君以冷官快遊雲水鑒止足之分絕
出位之思恬然自得無成厥身乃以猝病死君遇事敢
言不甘媵娶使其得志必有設施於當世也君諱潛字
芝泉乾隆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又三日卒於官年四十
八曾祖某祖某父某妻尙氏無子女子三人適某其舅
牛運震人稱空山先生將於是年某月某日歸葬舊阡
銘曰
彪如之族知所守猗空山之甥似其舅猗校官之藏得
正首猗

王太宜人墓誌銘

歷城周書昌之母王太宜人以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於德州年七十九將以明年三月廿二日歸葬城西三里莊贈公新阡來請銘按狀太宜人先世居齊河徙歷城父諱者度母瞿氏太宜人年十七歸贈公贈公常客游太宜人事兩世寡姑克兼子職贈公好給施太宜人贊成其志而自奉殊儉約雖清水一盂亦不輕棄以爲物不可不歸於有用也遂明卽起米臨斗斛滌濯縫紵皆手自經理書昌恐老人過勞勸少休則曰吾祖母勞於吾壽逾九十後來婦女美食安坐家事以墮而年或不及中壽動關節銷穀氣身賴以養何謂勞乎每朝暮稽首上下四虛長齋課佛及病臥猶作數念珠禮

拜狀呻吟中時言初二果以是日歿再遇 覃恩誥封
太宜人子永年字書昌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女適同
縣樓之岐孫震甲舉人曾孫宗耀宗文余舊主書昌家
習見太宜人行事實應銘法銘曰
補衣以覆鄰媪減食以活乞人仁心爲質不匱惟勤歸
於眞宅永庇後昆

顏君墓表

少從友人得小顏家詩一卷無撰人名體效李長吉而
才氣適相近旣知爲顏君遺稿歸其子懷哲君家師古
人稱小顏君先以詩世其家君最晚出故以題集君讀
書持論多與人異對客好爲大言朋輩苦其戇又諒其

無他不與較喜說鬼天陰月黑或託狐伺人爲嬉笑及
病篤見青衣人立牀下自稱瘟神能察人善惡君罵曰
神而瘟豈聰明正直者邪神默然君又自訟生平行事
曰休矣俗鬼烏知此且飽吾老拳神循循退君亦旋卒
乾隆十三年六月九日也閏月葬城東侍郎林昔長吉
垂死見緋衣持一版書召之其年二十七君之死過長
吉四年耳又皆以鬼神號召去宜詩之相近也君諱崇
穀字用冠補四氏學生曾祖光敏祖肇維父懋齡君胚
胎前光拔俗自喜使悉力以騁無能測其至顧以歿死
顏氏之子固多短命哉

魏君墓表

魏君諱可式字子瑞號樹亭孝子防西先生第二子也脩七尺豐頤疏髯聲清而遠聞魏氏固曲阜世族君生當盛時賓客接席從父兄後談讌無虛日如天津朱岷金壇蔣衡錢塘金農晉安何琦滋陽牛運震同里孔氏衍棊衍譜衍誌顏氏懋僑懋倫懋价懋企皆一時名流君周旋其間挺身自拔不在人後性通率好譏調往往面責人過士友多畏其口然莊諱閒發言語妙天下又善處人骨肉閒聞者莫不心折事無大小取決於君若嚴有司焉昔人有言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君非其儔耶君喜飲酒一尊入手不問生計家既中落年亦頽謝平生游好殆盡醉後白眼望青天落落然

不勝孤漂之感君以名諸生應舉不第垂老貢入成均
以乾隆庚寅卒年六十四葬仙源故城側配顏氏無子
以族子衍繁爲後今又死君有外孫五經博士顏君錫
嘏請爲表墓君與余比屋宇同輩行而年長於余謬承
品目顧余年過六十瓠落無容徒有老淚溼君墓草耳
悲夫

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宜釗字右康琅邪王分枝家於泗水父諱咸法
蚤世母田太夫人以節聞得旌如例先生少孤太夫
人使就傅比長補縣學生食餼數舉不第貢入成均乾
隆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五十六夫人廬後十

八年卒合葬城南祖塋之次其孫家榕與余同官請爲表先生里居歿世無奇行顯迹不求人知然其天性過人內行篤至事母如父事兄如師終其身內外無閒言人以爲難余每至洒水見其風氣質直務本而親善雖濡被聖澤要必有一二父老維持其間如先生亦足風矣世不少富貴人聲勢赫赫及其歿也牛羊登其壠先生一老諸生迹不出里巷名不列朝籍愈久而人思之童豎能指其兆域然則洙泗之間固多隱君子與

陳先生生壙志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陳先生作生壙於城南舞雩壇側閱十三年癸卯先生年七十有九里人桂馥乃爲之志

先生名穎初名彭字述菴其先上海人祖公元客死濟寧父開泰不能歸先生饑走四方偶來曲阜家焉性拙寡營借故家書閉戶讀之經史百氏皆舉其略顧沈默不逐聲譽世鮮知者對客或終日不言興發論古今事聽者忘倦然皆有據求一妄語不可得滋陽牛運震修泰安府志引爲助旣而運震死遂罷歷城周永年被徵較四庫書就問醫家源流草醫書考報之素固善醫長官某病醫集於門先生後至疏木防已湯眾醫惡其異已乃投以人蔘益劇復延先生前視其狀解衣據案汗下如雨先生顧謂眾曰大汗不脫虛者如是耶一老醫頓悟於是先生之藥得進更疏亭歷大棗湯病者起謝

曰吾昏不能早用子子活我請爲子執鞭出視眾醫惟
老者在耳先生無意干進晚補諸生旋棄去著大學集
說一卷傷寒卒病論考八卷診法一隅三卷藏於家

蘇道人生壙志

余久游於外嘉慶元年冬歸里旋往雲南蘇道人置酒
送別引杯見屬曰吾年逾七十將就木矣相知無如君
君又遠去誰銘吾墓者言與淚俱坐客進曰道人旣作
生壙盍先爲表余曰諾曲阜顏氏世葬城東侍郎林道
人六十後卽造甄壙夫人孔亡先入於穿道人家素饒
有田二百畝諸兄繼歿太夫人春秋高仰食者百口道
人上奉慈闈下撫羣從內計生產外接賓游一身實爲

勞悴里人魏樹亭調之曰阿伯人生但快意耳切切家
人事幾時了邪道人同母兄懋企遺孤崇槩行已任率
使酒韜物道人垂涕撻之崇槩旣長讀書厲行見稱於
時道人嘉其率教謂他日見兄地下執手相告符子幸
不墮業矣符子崇槩小字也道人負用世才旣失志決
然舍去不應舉偃息家巷春秋佳日招客談詠莊謔間
出樂不爲疲詩或一字未安翦燭申旦性强切聞人家
不平事憤氣攘袂若赴強敵意小不合輒怒或從旁善
爲解釋一笑而罷臥病七年賦絕命詩自謂必死乃得
更生因以甦爲號名懋企字異我姓顏氏吏部郎修來
先生之孫禮部郎次雷公第九子余題其壙曰蘇道人

之藏無卽甦也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周君治遷安逾年重修儒學明倫堂堂成生芝千本凡
楸極柱檜構櫺榭栴椽桷之間皆芝也其色多黃閒雜
以赤其狀或三幹九枝或重樓華蓋觀者異焉先是諸
生連舉不第及秋登正榜三人副榜一人謹案格物論
芝有五色黃者爲喜唐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黃芝五
生州署民爲刻石頌其祥杜荀鶴庭前生芝二本及第
因稱科名草今靈芝生於學堂宜有科名之應余與周
君交二十年嘉其光價爲作此頌周君名士孝四川南
川人其辭曰

善人治縣比及期年拙用儒術敬師如天文翁化蜀鄉
土舊傳遷安小邑割雞烹鮮講堂聿新神草出馬瑤光
之精散爲瓊田九莖三秀雲覆霞宣鑿金寫澤奇花表
妍度長過尺計數盈千鏤迸柱礎枝蔓檮聯纍纍珠貫
垂垂星縣諸生魚魚接踵企肩來游芝圃心動目眩稱
說陰陽牽引神仙是歲秋舉三五登賢示兆斯應理有
固然杜庭二本何足比旃宰公心齋潔治牲牲率茲青
衿釋奠几筵衿向宰揖致辭宰前有如此芝益壽延年

鄧川祭瀾苴河文

維河首受浪穹諸水西注葉榆上流險峻勢若建瓴百
道來會咽喉一束夏秋霖雨山谷倒翻敗岸漂廬數爲

民困馥以涼薄來攝州事仰瞻萬壑下看兩川詢省風
土究覈利病舊例歲輸浪穹銀五十兩修築啟閉今本
州陽託其庇陰受其累揆度情事竊所未安維河職司
水道澤潤生民按行原隰錫以安恬如是則一州永賴
共奠厥居馥守土之日皆明神呵護之時也敢告

河之下流爲水經之葉榆河酈注謂之葉榆澤新唐
書謂之西洱河在今太和縣東卽瀾苴水所鍾也南
詔於澤東築羊苴畔城在太和縣北十五里胡身之
注通鑑畔音莫者反又徐婢反史炤讀苴聲如酢類
篇苴徐嗟切苴畔城在雲南此城在瀾苴河側因河
爲名河當稱苴畔河畔瀾聲近俗作瀾字玉篇泮與

淵同東蠻和義王名苴那時懷化王名苴夢衝順政
王名苴烏星此皆蠻語不讀苴爲子余切南詔傳列
曹長以降繫金佉苴白樂天蠻子朝詩作金佉嗟

祭元妻喬君文

維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春正月十有三日壬申杖期夫
桂馥在太和示書兒輩命具奠自爲文以告吾元配喬
君之柩曰烏呼吾知君愁無已時也吾年三十游學於
外自此別離之日爲多五十官長山月俸不給君貴爲
官眷猶自操作暹明卽起不及膏沐凡輟米擇菜打餅
煮粥皆手親之夏則汗衣冬則裂指勤苦備臻人不能
堪君生長富室此境素非所歷吾又播遷流離使君寄

棲親族家無一日暇豫無一日安定此君三十年之艱辛也前者遠別一何草草君方遘疾又苦食盡余以例限促迫不遑瞻顧僅留一月糧衝雨就道君送我至中門強作話言而淚滴心頭矣子婦陸氏事君久最孝謹晨夕依賴乃以病先歿痛深折臂兼之一女新寡諸孫待醮八口遺累仰食於人此固君不能瞑目者已然吾謂君可無愁也君自來歸卽見愛於翁姑視如己出姑嫂相於數十年無惡聲吾固褊急感君見待有禮亦復致敬於君兒輩雖頑未嘗拂意君坐堂上諸媳列侍童孫竹馬環階此君生前之恬適也古人多以期功辭官吾亦欲爲君解組特以道遠治裝匪易少待秋風決計

歸田爲君相墓井椁尙能經理盡善寡女撫之諸孫婚
之四媳旅櫬葬之君所未了皆爲了之自以老鰥終身
不再娶不置姬衣食不過於君借以報君此君身後之
慰安也烏呼君其無愁已乎

晚學集卷八

後序

今年夏余編邑人詩徵桂未谷先生集於其孫樸堂茂才樸堂自兗州輦若干卷來眎余且曰某家貧先世著作多未授梓抱憾數十年今某老且無子懼弗能終守矣言已泣下余聞之惻然受而讀之凡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三冊詩集四冊案札樸刻於山陰繆篆刻於京師均已行世說文則屢議授梓而未果然海內藏書家多有副本惟晚學集爲先生未定之書手自塗乙幾不可辨余感樸堂言爰爲息心讐對其見於他人集者爲補入間有舛誤重出者略加勘正附注篇末釐爲八卷復得諸公樂善恐後或任

校訂或輸資助刻先達幽光克闡斯世豈特俾予有以
答樸堂哉蓋先生之學宗法漢儒其說文義證一書融
會羣經力窮根柢爲一生精力所萃而是集亦涵茹古
今羽翼經傳其論經史諸作皆有闡明詩疏爾雅廣韻
諸篇駁正尤見精覈惜才一論則自道學力誘掖後進
傳誌諸作則氣體古茂克見典則非浸淫於三代兩漢
未易臻此也至於詩歌雖爲先生餘事亦足以見先生
之真性情余旣選若干首入曲阜詩鈔復依原本卷次
附晚學集後梓以行世嗟乎士君子苟成一書尠不求
傳於世旣傳矣又欲其久然而卒弗能者非其書之不
足傳卽其子孫弗能守也其不能守者固湮沒於敗紙

廢簾之中卽或有賢子孫藏弄寶守而不知所以守之
之道則數世之後有不知其書者矣有欲求其書而不
得者矣此好古績學之士所爲發憤而長歎也今先生
歿四十年而其書具在樸堂一老諸生家無儋石儲竟
能守先人手澤於勿墜一言旣倡諸公咸樂成其志是
固先生之有以沾溉後學而樸堂之慎重懇懇其於世
之不能守與不知所以守之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刻
旣成爰述而序之若夫說文義證雖屈於力未能猝辦
當爲後圖以大慰樸堂之心也

道光歲在重光赤奮若壯月同里後學孔憲彝書于韓
齋